



世界文學名著

沙 弗

杜德 貝洛合著

王 了 一 譯

SAPHO

By
ALPHONSE DAUDET
and
ADOLPHE BELOT

Translated by
WANG LIAO I



世

界

学

名

著



第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83401.1)

世界文學名著 沙 第一冊

S a p h o

每冊定價大洋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Alphonse Daudet
Adolphe Belot

譯述者 王 了 一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C二二八九

(2)

五

(本書校對者何繼曾)

著者小傳與本劇略評

杜德 (Alphonse Daudet) 亦譯多德或都德，一八四〇年生於寧姆 (Nîmes)，一八九七年逝世。

杜德是自然主義派的健將，我國早已有人介紹，其小說如小物件 (Le Petit Chose)，磨坊文札 (Les Lettres de mon moulin)，拜禮一日記 (Les Contes du Lundi) 等，已有人次第譯成中文。今專敘述他的戲劇。

他的戲劇有：哥哥 (Le Frère aîné, 1868)，犧牲 (Le Sacrifice, 1869)，阿麗女郎 (L'Arlesienne, 1872)，麗斯達凡尼耶 (Lise Tavernier, 1872)，此外還有與貝洛 (Adolphe Belot) 合著的沙菲 (Sapho, 1885) 是從他的著名小說沙菲變化而成的。小說沙菲已由本人譯成中文，交開明書店出版。茲又譯其戲劇沙菲，編入法蘭西國立戲院

劇本彙編。沙弗一劇，於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次在詹納斯戲院開演，一八九二年，在法蘭西大戲院開演。此後每年在該院屢次開演，最近二次是一九三〇年九月廿九，十月四日。沙弗是描寫巴黎風俗的寫實作品，寫的是奢侈生活的黑暗方面，婦人的魔力，令人不寒而慄。阿麗女郎亦由友人羅玉君譯出，交商務印書館出版。

與杜德合著本劇的貝洛 (1829-1890)，也是戲劇名家。他的傑作有基洛多的遺囑 (Le Testament de César Girodot)，學理上的丈夫 (Les Maris à systèmes)，沒關係的人們 (les Indifférents)，穆爾東小姐 (Miss Multon)，弑親者 (le Parricide) 等。

十九年十月十日譯者

登 場 人 物

登場人物

男

約翰葛桑

西薩爾

戴士賚

高德爾

菩提

鮑爾特里

何特瑪先生

勒格朗伯伯

女

樊尼勒格朗

黃繁

苡蘭維達利

何特瑪夫人

洛沙留桑歇

阿麗絲多勒

小左賽夫

法朗新

——現代劇——

第一幕

佈景：——在巴黎，約翰葛桑的住宅裏的一間作業室。幾件勃羅旺斯的家具，鋼琴在右，工作桌子在左；後方有些大布帷分隔着，對過乃是一間外廳，這外廳直對樓梯的平台。右邊一個旁門直通寢室。左邊一個窗子，對面是一個火櫥。宅中陳設，是新搬入宅，秩序零亂的樣子；屋子的中間有解開了的箱子——一個裝鏡的照片，片中表現一處風景，此片尙未懸掛好，只倚在鋼琴上，十分當眼。——時近黃昏。

第一齣

約翰葛桑，叔父西薩爾。

（葛桑在後方，俯在椅子上，手裏一個鐵槌，把些釘子釘在牆上。叔父西薩爾只穿着襯衫

與背心，也是以背向着台下，正在很勤快地，搬那箱子裏的東西出來。箱子上有兩行大黑字：「非常易碎；——約翰葛桑，安斯特丹路，巴黎。」

葛桑（不轉身，只把手搖了幾搖。） 噯唷！

西薩爾（繼續地搬箱子裏的東西出來。） 怎麼樣？

葛桑 沒有怎麼樣，叔父……鐵槌打痛了手指。

西薩爾 又來……你一輩子做不得糊牆匠。這是容易懂得的：一個外交部的部員，一個候補領事，怪不得！

葛桑（又把鐵槌打一下。） 這一次可釘牢了！（轉身，跳下了椅子，走向那一張大照片，含情地注視。）這是我們的新府的房子，這是我們的葡萄田，這是我們的香樹林……我要把這照片放近眼前，我的工作可以因此更起勁。（舉起那照片。）呀！重得很……叔父，幫我一幫。

西薩爾（在箱子前。） 等一等……我想我找着她了。

葛桑（走近） 什麼？

西薩爾 你不要管！等一下你看……她在箱底。

葛桑（注視。） 呀！沙菲……高德爾所塑的沙菲（註一）

西薩爾 是的，我們想以此博你的歡心……這是你的可憐的父親的一種紀念物。

葛桑 真的，我記起了……當年他常把沙菲放在他的作業室裏。

西薩爾（把那小塑像掉轉。） 這女子長得很可喜……只是年紀小了些；臂與肩的肉還

少。（嚴重的神氣。） 彫刻家高德爾是十八世紀的人嗎？

葛桑（笑。） 不叔父，這是現代的，最近最近的……假使他聽見您的話，他會有自負的面色呢。

西薩爾 呀，你須知，什麼美術……我只曉得有葡萄田……南方的葡萄都被我用灌溉的方法救了……這已經够一個男人的光榮了。

（註一）沙菲(Sarho)，希臘古代的女子，以善做詩及富於感情著名，後因失望投海而死，後世彫刻家往往塑其像。

葛桑（把塑像放在鋼琴上。）我的朋友高德爾是一個大美術家，是國家學會的會員。

西薩爾 你的朋友！

葛桑 是的，這個冬天我僥倖在一個熱鬧的岡岡跳舞會認識了他。

西薩爾（驚呆，憤激。）岡岡跳舞！一個國家學會的會員！

葛桑 是的，叔父。

西薩爾 岡岡跳舞，像當年人家在伯拉多舞場所跳的嗎？

葛桑 那麼，您是認得伯拉多舞場的了，叔父？

西薩爾 唉，你問我認得不認得！當年我與谷伯拜師同住居查路的時候，我每晚到伯拉多

舞場去，是幾年前的事了。（興高采烈地。）好姪兒，那時候我鬧的是什麼花天酒地！……

再說米加倫節，我們進伯拉多舞場！谷伯拜師扮一個將軍，他的小莫爾娜扮一個米爾波

民，這種化裝可以為她造福，因為她在加伯得納克戲院的悲劇裏做了第一等角色……

我呢，我陪伴着本區的一個女人跳舞，這是現世的人所認識的比利居爾，她在男子們當

中唱調情的歌曲，把骯髒的話頭贈給人們，像她的腿一樣呢……（作態。）

葛桑 叔父……嬈娘！

西薩爾（恐怖，後來又放心。） 調笑鬼……你的嬈娘還沒有來……爲什麼你要嚇我……

……她到阿桑祥修道院找她的義女小葛蘭去了。等一會兒葛蘭與我們一塊兒啓程。

葛桑 葛蘭維達利……您決意把她帶走嗎？

西薩爾 你叫我怎麼辦呢？這女孩，我們不能把她一人留在巴黎……她的母親死了，她的

父親——那司令——到殖民地去了，要幾年後纔回來……葛蘭說：「我們把她帶到家

裏去罷。我有了她，可以代替我那小約翰。」因爲從前她待你像兒子一般，二年前，你離了家之後，她常常感受到虛空的生活。

葛桑 親愛的嬈娘葛蘭！

西薩爾（拭目。） 唉！是的，是的……她是一個聖女，一件財寶，是天賜給我們的。（活潑地，

快活地，幾乎是放縱地。）喂，風流兒，你到巴黎兩年了……大約弄了許多陰性了。

葛桑 陰性？

西薩爾 呃，是的……是些小女人……你不懂你的故鄉話了嗎？

葛桑（笑。） 說良心話，叔父，我只專心學習法律。我不認識一個人，我雖則在巴黎生活了許久，但是我沒有變成巴黎人。

西薩爾 笑話，你能在學校的天井裏結識了一個國家學會的會員嗎？

葛桑 不。這却是在戴士賚家裏。

西薩爾 我們那戴士賚嗎？那工程師嗎？

葛桑 是的。是那教皇新府的戴士賚。他很固執，在教皇新府常常保留着一份產業，恰在我們的產業旁邊。三個月以前，我偶然遇着了，我到他家參預一次夜會，看一看，只一次……

西薩爾 戴士賚在巴黎！那麼，他不在印度斯坦建築鐵路了嗎？當年你的父親做加盧米爾的領事的時候還遇見他在那邊，我似乎記得很清楚……

葛桑 是的，叔父……但是，戴士賚雖則在遠地方做建築的營業，始終比我的可憐的父親

更富，更自由，所以他每年因為在熱帶苦了十個月，在帳幕裏夠受了，特此回到巴黎住幾時。他在羅馬路有一所房子，他的身邊有的是文人學士，美術家，美女子。他要求這文化之邦，把這裏所有豐富動人的事物，在幾個禮拜內都給他享受。

西薩爾（歎賞地。）這妖精真會享福！他爲着失去的時間而娛樂一場。

葛桑 唉！他的娛樂是很冷的，十分恬靜，不可動搖……始終保存着半睡半笑的態度與好孩子的心情，這是您所知道的。

西薩爾 冷的……冷的……但是有女人的時候呢？

葛桑 唉！女人們不很關心於他……他對於她們，只像一個東方的男子，很寬宏，很有禮……
……沒有一個女人敢自誇能做過他的兩夜情婦。

西薩爾 是的，我也還喜歡這樣……變化變化也好……你呢，這是不是你的方針？

葛桑 是的，叔父……我很怕長久的結合……

西薩爾 別的呢？不長久的女人呢？你該經過了幾個吧？

葛桑 唉！您須知……老是同樣的歷史，同樣的模型……啤酒店裏，溜冰館裏，有時候還不
少年輕貌美的，只是她們其實太蠢了，太俗了……說到這裏……

西薩爾 你說笑話嗎？……在我的時代……

葛桑 只有一個……是一個埃及婦人……她却不像別的婦人一樣……

西薩爾 一個埃及婦人嗎？外國人嗎？

葛桑 唉，不是的……巴黎人，十足巴黎人！

西薩爾（精神煥發。） 女伶嗎？

葛桑 我不曉得。

西薩爾 美不美？

葛桑 不……比美還更好。

西薩爾 呼！是一個高大的婦人是不是？

葛桑（指小塑像。） 像沙菲一樣。

西薩爾 吓！她名叫什麼？

葛桑 樊尼勒格朗。

西薩爾（尋思） 樊尼勒格朗！等一等，讓我回憶一下。

葛桑（笑） 唉！叔父，您不必思索了……這不是在您的時代的……

西薩爾 你以為嗎？

葛桑 我敢斷定。我在戴士賈家裏的化裝跳舞會裏遇見了她……她穿的是奇異的衣服，圍着藍綢的大口袋，她的身體閃閃地放光……面網直罩到這裏……人家只能看見她的眼睛與手臂……唉！眼睛……唉！手臂！

西薩爾 後來你即刻給她迷住了……平地一聲雷，是不是像當年我與比利居爾一般，不是？

葛桑 不，那時候我怕起來……她太奇怪了，掩飾太多了……還有她的額上垂着的珍珠串互相衝撞着。我覺得有什麼鬼物對我說道：「不要去！」

西薩爾 然而你竟去了……當然。

葛桑 我不曉得怎樣弄成的……我們一塊兒離開了跳舞會，在早上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竟到了查各陌路。這路有一間學生旅館，乃是我當時所住的地方。

西薩爾 從羅馬路直到拉丁區！她該是覺得路途未免太長了。

葛桑（越回憶，越興奮。） 她不覺得路長，只覺得樓太高了些……要爬四層樓，很不容易。我笑着問道：「您要不要我抱您上去……」她輕視而多情地望了我一望，這一望，表示她很有經驗，似乎她在說：「可憐的孩子！」於是我雙手抱起她……一口氣跑上了第一層樓。

西薩爾 何等的氣概……你真不愧是一個南方人！

葛桑 爬第二層樓的時間長了些，沒有什麼樂趣；那女人全身委棄給我，我漸漸地覺得她重了。到了第三層樓的平台，我喘氣像一個搬鋼琴的工人，同時她像一隻貓吱吱地叫道：「唉！我的心肝，好極了，舒服極了！」到了第四層樓的時候，牆壁，窗子，欄杆都團團地旋轉。

我像夢裏上樓台。到了房門之後，只聽見她說道：「就到了嗎？」我呢，假使我有氣力說，我一定說一句：「畢竟到了……」我一口氣不喘，兩隻手放在胸前，心頭突突地跳……

西薩爾 好孩子，你須知，爬樓梯乃是歷史上的一個教訓。

葛桑 是的……我常常是這樣想。

西薩爾 你的女人呢？你把她怎麼樣了？她沒有再來嗎？

葛桑 來的，像一個飛進臥房裏的鳥兒，漸漸疎遠了……我不曉得一點兒她的身世，我也沒有把我的身世說給她聽。再者，我想這事是完了的。我已經離開了查各陌路的旅館，沒有預先通知她，也沒有把我的新地址告訴她。

西薩爾（踱來踱去，興奮地。） 唉！巴黎的女人……何等的情趣，何等強烈的生活。喂，你須知，假使我不如此愛你的孀母——我的親愛的荳蔻，假使我不受她這樣大的恩德……可憐的天使……不要說別的，假使我只一人到巴黎來就好了！因為我幫你佈置房子，陳設家具，我一個人來也就够了。然而荳蔻信不過我。這也有幾分是我的錯處……因為——

我把比利居爾的事情告訴了她，你懂不懂？

葛桑 怎麼，叔父？你已經同她說起……

西薩爾 呃，是的……你是懂得的。一個人在結婚的初期，喜歡多說話，喜歡吹牛。婦人是不說話的，然而她會寫筆記；將來她會把筆記給您看。呼！因此就被她鉤住了！

荑縈（在外面。）這裏來，荑縈。

葛桑 噓！孀娘來了……這一次可是真的了。

西薩爾 我們還在這裏語三話四呢！趕快！馬上把這個弄好。（二人扛起照片，各人爬在椅子上。）

第二齣

同上人物，
荑縈，
荑縈。

荑縈（自後方出，拿着許多包裹。荑縈空着手。）我們來了……天啊！巴黎是怎樣的一個

城市想要來是何等困難！要變成一個徘徊歧路的山羊也容易得很！（四顧。）怎麼！你們做得好……一切都還沒有佈置妥當！一個鐘頭之後我們就該搭火車了……車子在下面……行李收拾好了……呼！兩個懶漢子！

西薩爾（與葛桑把照片掛好。）不要罵羨……好了……一切都收拾好了。（他們從

椅子下來。）

葛桑 日安，嬌娘。

羨（吻他。）日安，好孩子。（指葛蘭。）喂，這一位，你不同她接吻嗎？

葛桑 怎麼，但是……

羨 呢，這是葛蘭，六年前你同她遊戲過的。她大了，是不是？而且變成賢惠的人了。她有幾分冷氣，然而太陽一照，就可以使她熱起來了。（葛桑上前一步，葛蘭向後退。二人都有難為情的樣子。）

葛蘭 日安，約翰先生。

美繁 晚飯呢？你們吃了晚飯沒有？

西薩爾 匆匆地吃過了……拆行李，掛鏡屏，同時趕着吃飯……你呢，你吃過沒有，我的美

繁？

美繁 唉！我們有一大筐子。我們到火車上去吃罷。是不是，苾蘭？

苾蘭 我的肚子不餓。（自語）謝謝……一個筐子，像些鄉下人。

西薩爾（向美繁） 你來看一看他的臥房，看他的床擺佈得好不好？

美繁 呀是的……而且我要點着燈。我買了些燈草與白糖；許多許多他所沒有的東西都

買來了。

葛桑 呀！嬌娘……

美繁 西薩爾，把這包裹拿去罷。（指房的中央一張椅子。）這一張椅子呢，你把牠丟在這

裏嗎？

西薩爾 不，我的美繁，不；我把牠拿開。（他與她都出，他把椅子拖出。）

第二齣

葛桑，
葛蘭。

葛桑（坐在葛蘭身旁）。多麼好的人！多麼好的心！我羨慕您能够到那邊去與他們一塊兒生活在晴朗的天空之下，勃羅旺斯的松林之中。您該是十分快樂的了。

葛蘭 快樂……我不知道。

葛桑 然而您畢竟是在那邊生長的。當年我往往看見您在羅奈河邊的柳樹下玩耍。您記得嗎？阿伯里歐伯伯的船，我們在島上的散步，還有那小白驢，頸上一排鈴子，由我牽着牠的絡頭，向着山花小路，直上山坡。您記得嗎？

葛蘭 呀！是的，那小白驢……（她笑，後又莊重地。）這些都是很遠的事了。

葛桑 很遠！……天原來您是一個老婦人了！……（他握她的手，她掙脫。）

葛蘭 我今年十六歲半，約翰先生。

葛桑 真的。十六歲半！您進了大女孩子的班裏了，您因為怕離開了您的班，所以您如此悲愁……有幾分冷氣，像我的孀娘所說的，不是嗎？

葛蘭 我不悲愁，我只害怕。

葛桑 害怕！

葛蘭 是的，我怕到那邊之後感覺孤單。當初您的母親那樣仁厚……她把我當做她的女兒看待……現在沒有她了，我會覺得您的府裏太大了。

葛桑 我懂得：這因為您怕見羨繫的村婦帽子，怕聽她的唐突的話頭。我勸您不要拒絕她；當初我家的人也一樣，要很久纔認識她，纔肯要她。您想一想：一個葛桑阿爾曼家的人娶羅奈河的一個舟子的女兒羨繫阿伯里歐做妻子……當我的父親知道了這一頭親事的時候，他說：「我決不許這女人進我的屋子裏來。」然而她畢竟進來了，而且現在我們的家計還能維持，我的父母的晚年的景況如此安穩，我自己能夠繼續求學，承繼我的家聲，將來做個領事，凡此種種，都是羨繫的功勞。您看，她這樣忠心，表面上是一個粗人，其實

很聰明，心地也很好。譬如她的西薩爾這樣一個浪子，卻給她教訓好了，叫他走上了正路。

……我們的葡萄苗死了，卻被她救活。人家說：「西薩爾所發明的灌溉葡萄的方法。」本來卻是她所發明的，而她对他說，對一切的人們都說是西薩爾發明的。她表面上如此粗率，其實她很謙虛，很知進退。（起立，走向新府的照片，手拉着葛蘭，葛蘭也讓他拉，二人向後方走去。）喂，葛蘭，請走近來……我們只有很少的時間，也該看一看這一幅風景。

葛蘭（微笑。）唉！我認得……這是新府……屋子在山坡的前面。

葛桑 羨慕呢？您不看見她嗎？……然而她畢竟也在那上頭。您看，後面那一個婦人，心胸很寬，手很強壯的，就是她。她靠着她的意志，屋子給她扶定了。

葛蘭（非常莊重地。）現在我看見她了，約翰先生，謝謝您的指示。

葛桑 您懂得爲什麼您的父親把您交託給她嗎？

葛蘭 是的，而且我也懂得我糊塗到了什麼地步。您看，剛纔我在會客室裏看見她的村婦帽子，我替她難爲情，替她害羞。在馬路上，我走的時候，我把身子挺得很直。但是這種孩子

的虛榮心已經完了。我預先同您說好，將來我像愛您的母親一般地愛她。現在，因為傷心之故，讓我用力地吻您，遂您剛纔的願望。（二人接吻。）

第四齣

同上人物，西薩爾，羨繫。

羨繫（燃燈入，在門檻上止步。西薩爾隨入，她回頭向他，指着正在互相擁抱的約翰與苾蘭。）
你瞧！她同他接吻了……所以我說這位冷姑娘會熱起來的。

苾蘭（快活地。） 是的，好了，羨繫。我給太陽照着了。

西薩爾 妙啊！有血性得很。你與我們一樣地不愧是南方人。

羨繫（把燈放在桌上。） 好孩子，你的燈來了。這是大廳裏的燈，你記得嗎？這燈很舊了，卻很合用。我到商店裏的時候，他們勸我買一盞兩條氣管的。我向那商人說：「我們家裏的燈遇空氣就熄了。這裏的燈卻用兩條氣管。天啊，這是巴黎的特色！」好，現在我兜了一個

圈子，一切都看過了。窗子關好了。他的床收拾好了。他的被褥也好了……我們只要一接吻，就可以動身。

葛桑 嬌娘，我要把您送到車站。

莫繁（十分感動。）不，不。我們攪擾你的工作已經很够了。再者，謝謝你，你不要教我在車站裏當衆哭起來罷！我不願給巴黎人看把戲。他們笑我的小帽子已經够受了。

西薩爾（高聲。）唉！我相信我決不會哭的。我曉得什麼是別離。（低聲向葛桑。）當年我不得不與比利居爾分離的時候……

莫繁（走向葛桑。）好罷，告別了，吻我。

葛桑（奔赴門口。）但是請您容許我……至少把您送到下面，送到樓下。

莫繁（拉住他，按他坐下。）沒有的事，我要留在桌子前面很舒服地坐着……你的書，你的燈……讓我替你扭上燈心……當我想起你的時候，我希望你是這樣的：很有毅力，很勤快，藉着家庭的回憶，不受馬路上的壞事物的引誘；這些家中的器具都可以使你想

起我們。因此之故，我一定要你自己有一所住宅，不租旅館。告別了，我的親愛的孩子。請你常常寫些又長又好的書信給我們。（西薩爾吻葛桑。她向西薩爾。）好，趕快吻了他，把筐子拿走罷。

葛蘭 不，不。讓我拿筐子；真的，讓我拿。再會，約翰先生。

葛桑 再會，小葛蘭。

西薩爾（俯身向葛桑。） 喂，好孩子……如果你有與女人來往的歷史，請你寫信存交郵局，讓我到郵局領取。

羨縈（粗魯地。） 西薩爾……你不要使他傷感罷！

西薩爾 我並不使他傷感，只在未走以前教訓他幾句罷了（他與葛蘭出。羨縈倒退出。）

羨縈（葛桑轉身，她給他一個遠吻。） 告別了我的孩子。（他作勢欲出。）不要來……不

要來……（作環抱狀。）我望你……我把你帶走！再會罷。

第五齣

葛桑（獨自一人） 我所愛的都走了，只剩我一個人了……現在我看見了他們，他們把家庭的感情帶來給了我之後，我越發比前更覺得孤單了。（他站起來，走向窗子，朝外招手。後來又呆着不動一會子。）唉！這巴黎……令人害怕！人是這樣多，而沒有一人是我的……（突然走向桌前。）好罷！只剩我的工作……噯！我的心冷了——『本地人與外人的關係。第六章：爭訟。』——這女子好得很。「再會，約翰先生。」呀！那邊岩洞裏的天氣該是很好的……好罷，好罷！（他讀書，又寫筆記。後方有人敲門。他正在忙着翻書，不聽見門開，一個婦人入。）

第六齣

葛桑，
樊尼勒格朗。

樊尼（進來之後，把門關上，走向葛桑，把面網揭開，嬌聲地。）日安，我的心肝。

葛桑 樊尼！

樊尼 是的，樊尼來了。您以為把鑰匙留在旅館的門上，人家就猜您還在那邊嗎？（她把鑰匙放在桌上。）

葛桑 怎麼……您！

樊尼 您以為完了，不再受我纏擾了嗎？（微笑。）唉！不是的……我所以不再來者，因為……對不起，讓我坐下再說，我的腿支持不住了……因為我知道您的叔父孀娘他們來了，我不願意令您為難……但是我時時偵探着……我看見您離開了您的旅館到這裏住下……剛纔我在馬路上遇見他們哭着走過……我曉得他們真的走了，所以我上樓來……那美麗的女孩是不是您的妹妹？

葛桑 不是的。她是我們的朋友的女兒，她父親是一個海軍將校，臨行時把女兒交託給我們。

樊尼 還有那一個婦人，有淺色的圍巾，勃羅旺斯的帽子的，是誰？這種帽子很雅致。

葛桑 是我的孀娘莫藝，我是她撫養成長的。我所有的親人，只剩她與她的丈夫兩個了。

樊尼 他們到巴黎來，爲的是替您佈置住宅嗎？……您這裏收拾得很好。

葛桑 是的，爲實習領事的職務起見，爲依法定手續，在未赴任以前候補三年起見，我覺得住這裏比旅館好些。

樊尼（關心地。） 您要在三年後纔赴任嗎？

葛桑 是的，在三年後。

樊尼 將來您到哪裏去呢？

葛桑 人家差我到哪裏就是哪裏……要去很遠……但是這三年內非工作不可……我不能放過一分鐘。

樊尼 我懂得，我攪擾您了。我本該放驕傲些，不再來纔是……您不曉得……剛纔我上樓的時候，我自己還說不該來……但是我不能夠……我是像瘋子一般。（起立。）那麼，我

妨礙您了？我該走了，是不是？

葛桑 不。有時候您在旁邊的時候我還可以工作。

樊尼 謝謝。我就坐在一個角兒上。我只望着您，一句話不說……我不是不懂事的。（她除了帽子與外衣，放好了；四顧。）這些舊家具很華麗……華麗得很……還有這一張風景片，上面是些什麼（作畫家的姿勢。）這片很有些特性。

葛桑（坐下來，翻閱一書。）這乃是我们那邊的屋子，還有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葡萄田，再這些乃是羅奈河環繞着我們的產業。

樊尼（很莊重地。）在這些地方戀愛一定很合宜。（走近鋼琴，瞥見沙菲的塑像，詫異，歛心。）呃？您有這個嗎？

葛桑 是那高德爾的沙菲嗎？是的，這很好看，不是嗎？（她不作聲。他起立，走近她，微笑說。）有一件事你不曉得嗎？

樊尼 什麼事？

葛桑 你看這個。

樊尼 怎麼樣？

葛桑 我覺得這沙菲很像你。

樊尼（不在意的樣子）也許罷……我不喜歡彫刻，也不喜歡彫刻的人。一般的藝術家都愛找麻煩，沒話找話說。（愁苦地低聲，如自語。）他們害我不淺。（連忙地。）好罷，好罷，工作罷，我不願意攪擾你。

葛桑 然而藝術原是很美的……要把生命擴大或生色，非藝術不為功。

樊尼（走向他，面假面地。）我的心肝，你須知，世上最美的事情乃是性情很簡單，很直爽，只二十歲，好好地戀愛。（葛桑稍為轉身，二人面對面地注視一會子。樊尼突然地。）工作呀！

葛桑（讀書。）「在這情形之下，領事的職任乃是……」

樊尼（四顧。）唉！好一具老鋼琴！（以指按琴。）

葛桑 這也是從家裏運來的一件家具。

樊尼 牠旅行了這麼遠，還不壞。（低唱一首舊曲：法蘭西的回音。）

『有一天，我散步去的時候，

聽見一個牧童唱歌。

他向他的牧女說：

「呀！我的痛苦只爲戀愛而來，

因爲您並不怎樣愛我。」』

葛桑 你唱得好啊！你曾經唱過戲嗎？

樊尼 是的，但是不久……後來我討厭了……你不必理我……讓我把鋼琴掩上，因爲這

個分你的心。

葛桑 不，不……我工作的時候很愛聽音樂……音樂可以幫助我，可以溫存我。

樊尼 那麼，請聽罷。（她奏一個疊唱。）

葛桑（回頭。） 呃？這是我們南方的曲子……是誰教你的？

樊尼 有一天晚上你給我唱過的。噓！你工作罷……（唱，用勃羅旺斯語。）

啊，瑪嘉麗，我的愛，

把你的頭靠在窗前，

聽那大鼓與梵亞林，

奏些鄉村的曲子。

……

天空滿佈着明星，

是天將曉的時候了；

然而星兒們看見你的時候，

牠們就黯然無光了。

（她唱時，葛桑着了迷，站起來，悄悄地蹣跚走上去，走到樊尼背後。她雖則不停止地唱着，

同時用眼睛瞞他的舉動。她唱到最後一句，葛桑俯身向她。

樊尼 怎麼樣？

葛桑 你是懂得勃羅旺斯的土話的了？

樊尼 呀！這是不難懂的。我這樣愛你！（他們接吻，樊尼打一個寒戰，於是站起來，忽然掙脫他的懷抱。）告別了！

葛桑 爲什麼告別了！

樊尼 是的，我寧願即刻分離……遲了我就不能了。

葛桑（拉住他，握她的手。）有人在你家裏等你嗎？

樊尼 我早已告訴過你，我是自由的，我家裏只我自己一人。（聳肩而笑。）說來我又想起，

現在我沒有家了……一切都變賣了，家具，內衣，古玩等等……這都爲的是你。（葛桑作詫異狀。她佷倚着他，手放在他的肩子，繼續地說。）是的，是你，我的心肝……自從我認識你之後，我的周圍的奢侈品在我看來都變成可恨的東西了……你沒有同我說過什麼

……你從來不談我的生活……然而我知道你所以難爲情，所以不能儘量地愛我者，無非爲的是這個……於是我擺脫了一切，特來告訴你：「我現在沒有一件東西了，沒有一個人了，你要我不要？」後來我却不敢。（有人敲門甚急，而且呼喚。）

一個人的聲音（在外面） 樊尼！樊尼！……開門罷……

葛桑 怎麼？是哪一個不請而來的……（他欲開門。）

樊尼（拉住他。） 等一等！我是曉得的，你不要開門……這是一個不幸的人，一個瘋子，他迷戀着我。大約是他看見我上樓來了。（葛桑作要開門狀。）我請求你。

那人的聲音（在外面，更興奮。） 樊尼！（哽咽地。）樊尼！

（一時靜寂。一封信從門下送進來，只聽得脚步漸遠，下樓去了。葛桑指那信給她看，她俯身拾起那信，快活地。）

樊尼 他走了！（她開信瀏覽一過，遞給葛桑。）你看，我說我是自由的。（他猶豫不敢讀信。她作勢叫他讀。）

葛桑（讀信。）「我曉得你在這裏……我在下面一個鐘頭了。我等候你，我哭。」

樊尼（笑着伏在他的肩上。）一個男人哭起來真是呆子……！你再看看後面幾句。

葛桑（讀。）「回來罷，我一切都原諒你，你一切的條件我都承受……！只不能失了你，天啊，我不能失了你！」

樊尼（在葛桑肩上看那信，肘倚着他的肩，低唱道。）「我不能失了你……！這話倒可以做成一首情歌。」

葛桑（轉身。）你不管他，這是你錯了。這信寫得非常的悲哀。（他交信給她，她把信揉搓，擲在地上。）

樊尼（嬌聲地。）你覺得我不好嗎？……但是一切的婦人們都是如此的，你須知：婦人除了對愛人之外，對別人乃是沒有心肝的。你呢，你就是我的愛人，我的國王，我的一切。（樓抱他。）呀！假使你願意……！假使你願意的話，我不走……！永遠不走，只在你身邊。（他不答。她繼續地說下去，時而愉樂，時而多情，用手，用眼，用聲音去與他溫存。）先說，你現在不

住旅館了，你有了家……必須一個人替你理家……我做你的妻子，你的丫頭……呢，你的丫頭……一個人戀愛就不能驕傲了……兩個人的生活並不比一個人的生活更貴……把你到飯店裏用一次的錢，我可以替你支持三天。先說，你須知我是很會做菜的。將來你看，我做菜的妙訣多着呢。

葛桑（笑） 你的菜，我們放在什麼裏頭做呢？我沒有買到工具……什麼都沒有。

樊尼 這算什麼大事！我認識有些店子，不要許多錢，可以照批發價錢買到一副廚房用具：四個鐵鍋，一個塗釉藥的小鍋可以拿來做早上吃的巧克力糖……銅器必不能用因為太難洗得乾淨……還有碟子，該用英國陶器！因為耐用些而且價錢不貴。

葛桑 噯！這是什麼生活！

樊尼 你願意嗎，喂……我向你提議的話不是很動聽的嗎？你看，明天你醒來的時候，一個風流而潔淨的好丫頭……按照時間……撩起袖子，腰間一塊白圍裙……你看，妙不妙？

葛桑 但是……是的，很妙……

樊尼 再者，請你想想，假使你病了……在這種時候，獨居是多麼無聊……我在這裏，你病了，我是不離開你一秒鐘的……（用眼角瞟他一眼。）那麼，我日夜守着你……你不會聽見我走動……還有煎藥！誰也不比我會煎藥……人家不病的時候也吃藥，爲的是煎得好，所以好吃。你不回答嗎……噯呀，誰妨礙你你怕嗎……（滑稽地張大其辭。）你怕鏈條大堅，拗不斷嗎……但是，既然三年後你做了領事就該離開巴黎……那時候，你一定可以擺脫我的。

葛桑 假使那時候我沒有這勇氣呢？

樊尼 怎麼沒有這勇氣呢，在三年之內，我們有充分的時間預備別離……譬如熟了果子自然墜地，用不着敲牠下來。（他坐下一會子。她俯身向他，兩手捧他的頭。）你讓人愛你罷？戀愛是這樣好，是這樣難得！（吻他一吻，覺得他順從了。）你肯了，是不是的，唉！我是多麼快活啊！（她愉快地離開他，陶醉地。）你看，你看，我們缺少什麼，不能成家呢？

葛桑 是的，我們缺少甚麼呢？

樊尼（走向後方的櫃子，開櫃。）這裏頭有什麼？一些玻璃杯……一些瓷杯……這還不

够……呀！一個糖壺……唉！何等闊氣……像一個屍灰瓶子……又沒有糖鉗子。我該先

買這一樣了。是不是，我的心肝沒有糖鉗子是不能成家的。

葛桑（笑。）當然啦。

樊尼 讓我再來檢查。你的房子有多少？先是這一間……還有你的臥房……

葛桑 還有一個廚房。

樊尼 你有一個廚房！

葛桑 是的，我想改爲一個行李房。

樊尼 你有一個廚子而你却不告訴我這麼一來更完善了……我們去看罷。（拿燈。）等

一等……未去看廚房之前，我們該把門先關上，你把鑰匙拿去。

葛桑（快活地。）對了，把門關上罷。（他們向後方走，葛桑扭轉那鑰匙。）

樊尼（高擎着燈照他。）再關一重，我的心肝，再關一重……關得緊緊的……教我們住——

得安穩纔好。(她故意開門，看那門是否已經關緊。)好……行了……

第二幕

佈景：——阿弗來城的村間飯店。——後方是花園的門，一個三級的階沿，路分兩行，中有一個橫匾聯着；在籬笆後面望去，可以看見幾處池塘。——幾張村間桌子，有些是加上了桌布的，刀叉也擺上了。——左邊，稍後些，有魯濱孫的大樹，樹上的交叉點有一座小屋子，屋子裏有桌子，桌子上亦有刀叉。——右邊一間大板屋，開着，成爲特別室，室內有鏡台與衣架。

第一齣

法朗新，（其後）戴士賚，阿麗絲多勒。

（幕啓，花園裏兩三張桌子給幾對配偶佔住了。那成爲特別室的板屋關閉着，簾子下垂。大樹上的小屋子裏有一個男人坐在桌前，背向台下，上衣束身甚緊，頭上一個很風流的

村間小帽，頭的後部的髮甚稀，却加上了許多髮油，甚光澤。

法朗新（喘氣，捧着許多盤子，向一雙男女說話。這一雙男女正在付了賬要走。）那邊（指後方）是阿弗來城的樹林與池塘。這邊（指右方）是馬爾納的樹林。（施禮。）日安，先生，夫人，當心，不要迷了路。（笑。）

一個人的聲音（在右方大樹上的小屋裏。）女伙計！

法朗新（走向右方。）來了！

一個人的聲音（在花園裏。）法朗新！

法朗新（向左走一步。）來了！（向後方望去。）呀，好的，又有許多人來了！……今天是什麼日子？却不是禮拜日啊！春天的無聊……（她放好了她的許多盤子，走向剛纔人家叫她的一張桌子。）戴士賚與阿麗絲多勒自後方入，阿麗絲的裝束十分袒露。——戴士賚有風塵之色，面黃，鬚黑，間有灰色，衣服簡單。）

戴士賚（在飯店門口，向阿麗絲。）我們在這裏吃中飯怎麼樣？也許太帶村氣了……

阿麗絲（快活地，和婉地。） 唉！我呢，什麼都行。我到了鄉下已經很快活了。（他們入。）

戴士賚 您很少到鄉下來嗎？

阿麗絲 是的。我總沒有時間。晚上要赴夜宴……早上起來很晚。

法朗新（趨前。） 先生與夫人希望在花園裏擺一桌嗎？

戴士賚 一間特別室好些。（指右方的板屋。）喂，這一間就好。

法朗新 這被人家定下來了……我有幾分討厭……別的人快來了，他們還不走。

戴士賚（轉身向左。） 好，那上頭，樹子裏的小屋子呢？

法朗新 那上頭也有人了……您瞧。（她指高德爾給他看。高德爾仍舊是背向台下，肘倚

着桌子，手捧着頭。）

戴士賚 那麼，請您在花園裏給我們擺一桌罷。（向阿麗絲。）親愛的，您願意嗎？

阿麗絲 隨您的便，先生。

法朗新 先生與夫人要吃些什麼菜？

戴士賚（向阿麗絲。）請點菜。

阿麗絲 呀！點菜是一件苦差。您比我曉得多些。（當戴士賚與女傭說話的時候，阿麗絲向外望。）池塘上的風景真好！池水是多麼清啊！（向左望。）呀！有些母雞……

戴士賚（向女僕。）千萬不要忘記叫人家在番茄上放一點兒蒜子；我是南方人。（女僕走開。）

阿麗絲（轉身。）你沒有南方的口音了。

戴士賚 我在路上失去了……我在外面奔走的時間太長了！

阿麗絲 您也許是一個行商，是不是？

戴士賚（笑。）差不多……

阿麗絲 這生涯，於我是不相宜的……我很喜歡不走動……喂，先生，在人家給我們預備中飯的當兒，我們去看一看那些母雞好不好？

戴士賚 好，我們去罷。（自語。）凡是母雞她都喜歡，這是什麼緣故呢？（與阿麗絲從左方

走開。他們把他們的東西都留在他們所選定預備吃飯的桌子上。板屋的簾掀開了。葛桑在窗前出現，樊尼在他身後坐着，正在咀嚼飯後的藥品。

第二齣

葛桑，樊尼，（在板屋裏。） 法朗新，一個男子，（在樹上。） 幾對配偶（坐在些桌子前。）

葛桑（在板屋的窗前呼喚。） 夥計！夥計！

法朗新（趨前，手拿着咖啡壺。） 喂！夥計來了。

葛桑 來咖啡！

法朗新 我拿來了。（走近窗前。）先生，喂……你們不久就走了，是不是？

葛桑（詫異。） 爲什麼您問這話？

法朗新 這因爲……讓我告訴您……這板屋被人家定下了……一個團體快來了……

我本不該給你們……如果你們停留在這裏，東家就要說我的閒話了。

樊尼（走來肘倚窗欄，在葛桑旁邊。）好，那麼，我們到花園裏喝咖啡去罷。

法朗新 是的！是的！夫人……我就給你們收拾一張桌子……（樊尼出。向樊尼。）您來看，在這角兒上。太陽光很足。

樊尼 好的。（向葛桑。）我們不要令這女子有煩惱……她很有趣，時時刻刻笑口常開。

法朗新（斟咖啡。）唉！我非笑不可……我的臉孔是要有笑容的……但是我沒有福氣。我不能找到一個有趣的位置，合我的理想的。

樊尼 怎麼！這裏的人不笑嗎？

法朗新 唉！不幸得很！……這些娛樂場却是最令人發愁的地方。凡是陪着女人來的，他們丟眼角，踢腳跟，低聲說情話……至於那些獨自來的却只是顧影生愁……喂，您看，樹上那一位先生……他令我替他難受……人家只看見他的背，假使您看見他的臉孔……我不曉得是不是鄉村的空氣所致，但是，真的……這位置還不適合於我。

樊尼 你爲什麼不找別的位置呢？

法朗新 我沒有時間找位置……這裏做夥計的只有我一人……我非東西照應不可。

三個人的聲音（同時，從各方面傳來。）——法朗新！女夥計夥計！

法朗新 您聽見嗎？……（向葛桑與樊尼，指板屋的窗下的收拾好了的一張桌子給他們

看。）你們看，桌子收拾好了……你們可以像在自己家裏一般。（奔赴，喊道：）來了！來了！（出。）

第三齣

樊尼，葛桑，那樹上的男子，法朗新，（往來奔走。）

（樊尼已經坐下，低頭喝咖啡。葛桑坐時，吻她的頸。）

樊尼 當心！

葛桑 既然我們像在自己家裏一般。

樊尼 你羞不羞？……已經是老配偶了！

葛桑 唉！老的配偶……

樊尼 你想一想，我們在戴士賚家的跳舞會相逢，至今已經一年了。

葛桑 一年！時間過得真快！

樊尼 你記得那一晚嗎？我呢，一切都存留在我的心裏，最零碎的事情我也還記得：我們坐

在廊下，茉莉的香氣傳來，華爾斯舞轉到我們跟前，直轉到綠枝深處。在梵亞林奏着的當

兒，我們低聲地作第一次的會話。——「您叫什麼名字？——我叫約翰。——簡單地叫約

翰嗎？——（學南方的口音。）不，約翰葛桑。」（笑。）你相信我的話罷，你當時原是这样

說的。——「您今年幾歲了？——二十四歲。——是藝術家嗎？——不是的，夫人。——呀……

……這樣纔好！——自從那時候起，我很想把你抱起來，高飛遠走，不讓人家要了你。

葛桑（笑。）我似乎覺得你已經實行了。你要了我，又把我保留到現在……

樊尼 唉！還不够。我還希望於你更多些，所以我纔有這意思住到鄉下來。二人住在一所小

屋子裏，離羣索居……至於巴黎，我怕得很……世上的惡人多得很，他們看見人家享福

就眼紅起來，要設法害人。

葛桑 我想那邊……（指右方。）我們的幸福可以沒有危險了……在樹林裏……一所獵人的舊房子。

樊尼（一面喝咖啡，一面說。）將來你看，我要種花……我的身體很強壯。

葛桑 唉！你什麼都懂……教人猜說你過了十種不同的生活，然而我還不知道一種……

樊尼 你要怎樣……人家相愛的時候，沒有互相敘述歷史的時間。先說，我的生活，連我也記不得了……從我認識你那一天起，我的生活纔開始……將來你去了之後，我的生活也就完了。（突然地。）那麼，這是決定的了？我們租下來吧？

葛桑（快活地。）是的，我們租下來。

樊尼 你看，將來是多麼有趣！你從辦公處出來，跳上火車裏，我呢，我到車站接你，頭上戴一個大草帽，手裏擎一柄日本陽傘……我們擁抱着從樹林裏的綠路上回家，有斜陽陪送着……鳥聲啾啾，兔子四散。夏天的好氣味把我們溫存，弄我們沈醉。這是多麼妙啊！

葛桑 唉！我用不着夏天。（握她的手，想拉她近他。）

樊尼 不，不放正經些……我們到何特瑪夫婦家裏去罷……

葛桑 何特瑪夫婦嗎？……呀！是了，是我們的舊鄰居……唉！我不去。

樊尼 爲什麼呢？

葛桑 我覺得難爲情。

樊尼 但是，我們該拜訪他們一次的纔是道理……我們的房子是她指示給我的……而

且我們還要煩她替我們找一個本地人服侍我們。

有些人的聲音（在花園裏。） 夥計！夥計！

法朗新 來了！……來了！

樊尼 我想起一件事了，這女子，也許她可以到我們家裏去……她找一個有趣的位置……

……我們在家裏還不哭……我們還不常常吵嘴，是不是？

葛桑 何特瑪他們住得不遠嗎？

樊尼 只兩步路，在池塘邊。

葛桑 那麼，我寧願在這裏等你。

樊尼 爲什麼？

葛桑 你須知……在我們的地位……我們該見些好的世宦人家……或是結了婚的人……你笑甚麼？

樊尼 沒有什麼……你說得有理……我不要你一塊兒去了。只一層，煩你送我一送……現在我沒有你夾着臂就不能走動了……你不曉得，在戀愛的婦人看來，夾手臂雖則是很簡單的事情……這上頭却有快樂與驕傲的心理，好像是要把幸福給一切的人們看，向眼睜睜望着我們的人叫道：「請你們試一試，能不能在我手裏奪了他去……」

第四齣

高德爾，
戴士賚，
法朗新，
阿麗絲。

(剛纔在樹上靜寂地吃飯的男子站起來，伸一伸腰，轉身向外，又向台下伸一伸腰，人家看見他的上蠟的鬍子，原來是高德爾。)

高德爾 呀！獨自一人是多麼呆笨啊。(嚷)女夥計，喂，飯後的菜品呢？

法朗新(回來) 來了，先生。(向進來的戴士賚與阿麗絲)先生與夫人的飯擺好了。

高德爾(放眼在樹枝間向下望到花園裏)我不會弄錯……這一定是他……還有一

個女人……這女子還不壞。(嚷)日安，戴士賚！

戴士賚(尋覓) 呃？誰在叫我？

高德爾 是我，高德爾……在樹子上。

戴士賚 呀！是了……我看見您了……日安！

高德爾 日安！您到巴黎了嗎？

戴士賚 是的，昨天回來了。

高德爾 而且已經到鄉下來……唉！您真不肯放過時間。(向阿麗絲)幸會幸會，姑娘……

……喂，我想要下去同你們一塊兒吃飯……我在這裏活像一隻寒鴉，悶得慌。

戴士賚 下來罷，親愛的朋友。

高德爾（向女僕。） 請您替我搬家罷；我要住到樓下去。

阿麗絲（向戴士賚。） 我們二人剛纔很舒服……這位先生是怎麼樣的？

戴士賚 一個著名的人……他是一個雕刻家，得了徽章，進了國家學會的。

阿麗絲 因此他纔這樣頭光光的，走路很不自然的！

戴士賚 請您千萬不要向他說這話。

高德爾（握了他的手之後，注視阿麗絲的袒露。） 這很鮮豔，而且發香，像一個花畦……

您在那邊用的是紅臉的婦人，現在您要變換變換，是不是？（向女僕，當時她恰從樹裏下來，拿着一個打開了的瓶子，一副刀叉。）對了，放在這桌子上，在姑娘的身邊。（向阿麗絲。）

您容許我嗎？

阿麗絲 自然啦，先生。

戴士賚（向高德爾，指着剛纔女僕送上來的油炸的魚。）我們開始罷。

高德爾（苦惱地。）我呢，我已經吃完了。

戴士賚（向阿麗絲。）請呀！（向高德爾。）您常常到這裏來嗎？

高德爾 不，只是今早我偶然高興。瑪利亞走了，我守了十五天的寡……她走了的頭幾天，我倒覺得清靜的好……但是今天我進了作業室的時候，我覺得我懶惰的了不得。做不得工……於是我拋了我的同伴，到鄉下來吃中飯……這個主意打得不好，獨自一人來，有什麼趣味！險點兒我要流淚在油煎盤上了……呀！老了真倒霉……（轉身向阿麗絲。）

是不是，姑娘？

阿麗絲（一面吃，一面說。）我呢，我喜歡老的。老人說話溫和多了。

戴士賚 您這話說的是我嗎？（葛桑自後方入。）

阿麗絲 我不覺得您老。

第五齣

同上人物，葛桑。

戴士賚（瞥見葛桑。） 呢？您來了？

葛桑（認得他。） 呀！戴士賚先生。（向高德爾鞠躬。） 高德爾先生……

高德爾 日安，少年人。

葛桑（向戴士賚。） 您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戴士賚 昨天纔回來……新府那邊的人好嗎？

葛桑 很好……這冬天他們來了……西薩爾，羨繫……

戴士賚 您打算要吃中飯嗎？

葛桑 謝謝，我已經吃過了。

高德爾 好少年，仍舊請您坐一坐，吃一點兒東西。

法朗新 對了，叫一樣菜罷。（葛桑向女僕叫菜。）

戴士賚（向坐下來的葛桑） 您沒有意思回您的故鄉走一遭嗎？我們可以一塊兒走……

……我預備去教皇新府那邊，與我那幾間茅屋告別，假使北風還沒有吹倒的話。（二人繼續地低聲談話。）

高德爾（指葛桑給阿麗絲看） 您看這少年多麼美！

阿麗絲（一面吃，一面說） 是的，先生，很美。

高德爾 從前我有過這年紀，我把頭髮燙得更好。

阿麗絲（詫異，望着他的光頭） 您從前燙頭髮嗎？

高德爾 是的，從前我燙頭髮。人家不會相信的，是不是呀？青春……青春……

戴士賚（微笑） 您還有這怪脾氣嗎？

高德爾 親愛的，請不要笑……我所有一切的东西，所得一切的名譽……徽章呀，勳位呀，國家學會會員呀，凡此種種，我願意拿來換這一頭黑髮與這一身紅日般的肌膚。（他吸

一枝香煙。)

戴士賚(向葛桑。)
您住在這附近嗎?

葛桑
還沒有，但是不久就搬來的……在對面那馬爾納樹林裏的一所小屋子。

高德爾
我猜您不只一個人住那邊吧，叮?

戴士賚(連忙地。)
我希望他只一個人住!那事兒最不宜於少年人。人們決不知道能够聚首多少時候……而且將來不得不分離，如果是有心肝的人，未免太慘了。

高德爾
真的，總不免分離……

戴士賚
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我的方法……只要一夜，不要第二天。

阿麗絲(悲哀地。)
呀!

戴士賚(指阿麗絲。)
因此，這是我介紹給你認識的一位姑娘。我願意把她的名字告訴您，但是，天啊，連我自己也記不得她的名字了!

阿麗絲
我名叫阿麗絲多勒，先生。

戴士賚 呢，我與阿麗絲多勸乃是一夜的情人。第二天就擦開手，誰也不會流淚。是不是，愛？

阿麗絲（嘆氣。） 唉！先生，既然您如此說……

高德爾（向葛桑。） 少年人，您不要理他。如果您喜歡戀愛，就儘管戀愛，拚着痛苦，拚着流淚，像我剛纔一般……戀愛，世上只有這是好事……其餘的……

阿麗絲（對自己說。） 妙啊！他們說得真高明……我從來沒有聽見人家這樣談戀愛！

（女僕趨前，迎接洛沙，洛沙自後方入，菩提隨入，稍後還有鮑爾特里隨着——洛沙，深灰色的肌膚，硬的面，四十五歲。裝束甚奢華，却不相稱，都是外國的裝束；珠寶甚多。——菩提，衣冠甚整，走路時挺身昂頭，替洛沙拿着她的外衣，陽傘，與一隻長毛小狗。——鮑爾特里是著名的人了，鈕洞上插着小徽章，有幾分慚愧，在許多桌子間走來走去。）

第六齣

同上人物，
洛沙，
菩提，
鮑爾特里，
法朗新。

法朗新（恭敬地向洛沙。）這裏走，夫人，這裏走。這板屋……我替您保留了……哈哈！

洛沙 好的，好的，姑娘。（不客氣地向菩提。）請你把卑希陀遞給我，再到小船裏把繡墊子拿來；你却忘記了。

菩提（把狗遞給她，和婉地。）拿去罷，親愛的。

鮑爾特里（向菩提。）菩提，我陪您去。

洛沙（多情地吻卑希陀。）我的可憐的狗兒，讓你的主人吻你……你熟了……他搖動了你了……他是這樣粗暴。（她走進那板屋。）

葛桑（向戴士賚與高德爾。）這婦人是什麼人？

高德爾（指着葛桑向戴士賚說。）他不認識她……可見得他年紀小（向葛桑。）她是

洛沙留桑歇，奧朗地方的西班牙人，曾經做過馬戲場的坐車姑娘，人家都叫她做洛沙，她

管領有馬爾納的王府與音樂家菩提。

葛桑（吃驚。）菩提……是那大音樂家嗎？

高德爾 正是他。

葛桑 但是這洛沙並不美，是不是？

高德爾 她始終不會有過美貌。

葛桑 聰明不聰明？

高德爾 她的聰明差不多像一隻西班牙的雌鸚鵡，而且她還有鸚鵡的羽毛呢。

葛桑 那麼，是因為她有成績了？

高德爾 她的成績全靠她的馬鞭子，她以在馬戲場裏駕馭馬匹的手段駕馭男子們……

這就是她的成績！

菩提（自後方來，手裏拿着繡墊子，在他們面前走過。） 呃？高德爾……戴士賈……你們

好嗎？

洛沙（從板屋裏叫道：） 達達夫！

菩提 來了，親愛的！（有幾分難爲情，速步。）我不奉陪你們了。再會罷。一件事情……

戴士賚（目送他走開）可憐的男子……他的事情，人家是知道的……

高德爾（瞥見鮑爾特里在許多桌子之間盤旋）呀！笑話！鮑爾特里也在這隊伍裏頭！

葛桑 是那詩家，愛情之書的作者嗎？

高德爾 妙啊！他希望我們不看見他。（叫）鮑爾特里！

鮑爾特里（上前）對不起，我沒有看見你們。

高德爾 笑話……請你承認你想要躲避罷。

鮑爾特里（冷冷地）爲什麼？

高德爾 詩家該愛青春……（指板屋）然而……！

鮑爾特里（躁急地吸一支香煙）親愛的，我與年紀相仿的人們一塊兒生活……我不

像你一樣。（指葛桑與阿麗絲）你呢，你太記不得你是一個老祖宗了。

高德爾（動氣，挺身）我嗎？豈有此理！

鮑爾特里 一千八百五十年，的徽章。總算有些月日了，朋友。

高德爾（彎腰在鮑爾特里身邊，向阿麗絲說。） 姑娘，我請您看一看我們，而且憑良心地

對我們說：我們二人當中，那一個是老祖宗？

戴士賚（向阿麗絲。） 請您不要答覆他。這太嚴重了。

阿麗絲（一面揉碎麵包，一面低聲向戴士賚。） 這與我有什麼關係？您讓我拿這些麵包

片去喂那些母雞好不好？

戴士賚 去罷，好孩子，去罷。

阿麗絲（從右方出。） 小乖乖！小乖乖！

高德爾（繼續地發表他的意見。） 一千八百五十年得了勳章……三個月之後就滿了

五十五歲……這有什麼證據？一個人的心嫩的時候，周身的骨肉也嫩了。我請姑娘評一

評。（回頭不見了阿麗絲。） 呃？她不在這裏了。可惜，可惜！我的眼睛望着她，很有趣！（他離

開桌子，尋找阿麗絲。）

第七齣

同上人物，（只少了阿麗絲與高德爾。）

鮑爾特里（注視板屋的一方面，低聲向戴士賈。） 我想要同您住在一塊兒……菩提領

我來與洛沙玩一天，但是我已經够受了……他們時時吵鬧！我很想把他們丟在這裏。

洛沙（在板屋裏。） 這是你的錯處……我本來叫你辱乾我的小船。你看，我的長袍的下
面已經溼透了。

菩提 我沒有時間屌水。

洛沙 住口……你不要辯……我不喜歡這個。你去照管卑希陀的食糧罷……你須知，不
可給牠吃麵包皮……否則牠就吃得不舒服。

菩提 我就去，親愛的。

（菩提頸上的領子是上漿的，所以他挺直地走路，去向法朗新說話。洛沙獨留，在板屋裏

對鏡梳粧，從衣袋裏掏出些小梳子與塗唇的胭脂，濃濃地搽粉。

葛桑（注視菩提。） 怎麼！這是菩提……我以為他結過婚了，不是嗎？

戴士賚 是的，結過婚，有了兒女……而且他的妻子似乎長得還美。然而他終不免回來……

鮑爾特里（燃着一支香煙。） 你們已經看見人家如何對待他。

葛桑 這事情有許久的歷史了，是不是？

菩提（在他們身後，冷冷地。） 二十年了！（衆人作態。）是的，二十年前，我得了羅馬獎金，

在意大利住了三年回來，有一天晚上，我進了伊波特藍馬戲場。我看見她站在她的小車上，頭上一頂盔兜，盔兜上有八支鐵槍，戰袍上有黃金色的魚鱗……呀！誰料得到……！起

初不算要緊的事，我家的人都付之一笑……後來事情變嚴重了，我家的人想要把我們分離——我的母親說：「你試旅行一次看。」於是我就旅行，因為我也覺得有危險，想要脫身。不久我又回來，又要了她。那時候，我讓家裏的人給我討一個妻子……有的是青春的情趣……然而三個月之後，我拋棄了新家庭，仍尋舊相好。由此看來，何苦把我做成一

個丈夫，做成一個父親……我生在世上，爲的是做洛沙的情郎，始終逃不了……一個人，在青年時代養成了淫邪的習慣，把自己束縛緊了，一輩子也不得脫身。（向葛桑。）您聽聽，少年人。（他走向板屋。）

第八齣

同上人物，（其後）高德爾，阿麗絲。

葛桑 這可怕得很。

戴士賚 我認識一個可憐的男子，他的偶然的愛情的收場，比菩提的事情更慘呢。

高德爾（恰恰走近來。） 您說的是福拉孟，是不是？

戴士賚 正是。您曉得，高德爾，我有意思向司法部遞一張請願書。這不幸的男子，該寬饒他

多少刑罰纔是！

葛桑 福拉孟是什麼人？

戴士賚 是當年我們所認識的一個雕刻匠。他戀愛一個婦人，爲着要能够與她一塊兒生活，竟僞造了些鈔票。

鮑爾特里（向戴士賚。） 我呢，親愛的，我預先告訴您，我決不肯簽名在您的請願書上。我不願與那無賴發生任何的關係。

高德爾（激烈地。） 我呢，戴士賚，我要雙手簽字。

戴士賚（煩躁。） 真的！我覺得坐監牢五年，名譽喪失了，生活破壞了，只換得一時的熱愛，代價未免太高了。

阿麗絲（在戴士賚身後，雙手倚着他的肩。） 先生，我深深地愛您，您是一個好人。

戴士賚 可憐的女子！她因此變了。

（板屋裏，法朗新送上中飯的頭幾樣菜。）

洛沙 鮑爾特里！（呼喚。） 喂！詩人！

高德爾（調笑地，向鮑爾特里。） 你聽見嗎？她叫你了……幸福的男子（搖鮑爾特里的

手，鮑爾特里垂頭喪氣地走開。）放硬撐些，朋友，放硬撐些！

洛沙（看見鮑爾特里到來。）呀！您畢竟來了……人家快要吃飯了……達達夫，把簾子放下來，光線太強會傷眼睛的。

法朗新（笑着走開。）「把簾子放下來，達達夫」……呀，真是……這男子的工作比我更多哩！（板屋的簾子下垂，台下不復看見他們，只不時聽見他們的聲音。）

第九齣

葛桑，戴士賈，高德爾，阿麗絲多勒，（在台前。）鮑爾特里，菩提，洛沙，（在

板屋裏。）

戴士賈 說到福拉孟，我又想起那婦人來了，她現在變成怎樣？

高德爾 沙弗嗎？我完全不知道。自從去年在您家的跳舞會遇見她後，我不再見她了。（轉身向葛桑。）但是，我想起來了，這一位少年可以告訴我們她的消息。那一天晚上他們是

一塊兒走了的；不久以後，我在蘭谷魯華店家遇見他們在同一的盤子裏吃葡萄。

葛桑（吃驚。）我嗎……同沙菲嗎？

高德爾 是的，不錯，沙菲……就是樊尼勒格朗啊。

阿麗絲 當然她倒還著名！

葛桑（心很亂，重說。）沙菲……樊尼勒格朗……

高德爾 這事還繼續下去嗎？

葛桑（很有感觸，連忙地。）不，不早已完了！

高德爾 呀……一個美女子！去年在您的跳舞會裏，她作埃及的裝束，好看極了……但是

最好看乃是她十八歲做我的模特兒的時候……她的肌膚很細膩，額角很結實，嘴作弓形，只雙肩瘦了些，然而做被燒傷的沙菲倒很相宜……呀！她真是令人難忘的一個……在這婦人身上，有的是惹人動火的火石，譬如鋼琴的鍵子，每按牠一按，一定響一聲……

唉！整個的麗兒琴，像鮑爾特里的話！

葛桑（十分感動，屏焦） 怎麼！還有的是鮑爾特里嗎？

高德爾 而且我爲她也受够痛苦了……我愛了她兩年，竭盡了我兩年的力量，爲的是滿足她的嗜好。歌師呀，琴師呀，騎師呀……我記不得許多！當我把她用細紋的美石雕刻得光光滑滑之後，那似美不美的詩人鮑爾特里到我家裏來，在他每逢禮拜天到來坐談的桌子之前，竟把朋友的愛人奪了去！

戴士賈 呀！您的心裏還念念不忘這愛情上的舊恨嗎？

高德爾 是的！再者，他這樣無聊，畢竟沒有好報應……好慘的地獄……人們到他們家裏去的時候，一定看見她的眼角上裹着一塊綳傷帶，他的臉上也有許多指爪的傷痕。

阿麗絲 呃！真的……有時候原是這樣。

高德爾 最好看的乃是他要絕交的時候。她纏着他，到處跟隨他，在他的門外擦鞋垢的草墊子橫躺着等候他……可憐……到了收場……爲着酬謝那美女把青春與美貌贈給了他，他寫了一冊詩歌詛咒她，寓寄他的怨恨……愛情的書，竟成了他的傑作！（葛桑低

頭靜聽不動，每聽見一句，便打一個寒戰。）

戴士賚（用和婉的聲音，寓着無限矜憐之意。）這種絕交是何等悲慘！同居了幾年，什麼話都互相告訴，什麼東西都互相給予。你把我的言語舉動學了去，我把你的言語舉動學了來。白頭至脚却分不清是我的或是你的了。後來忽然間說要分離，說要擺脫……他們怎樣做的？爲什麼他們有這勇氣？

阿麗絲 對啊！

戴士賚 至於我呢，我決不能……呢，那怕我戴了綠帽子，給人家陵辱了，嗤笑了，汗鱗了，假使那女的哭着向我說：「不要走！」我就不走了……因此之故，我守定我的口號：「不要

第二天。」

阿麗絲 狠心的男子！

高德爾 不要第二天……不要第二天……親愛的，談何容易……世上有些婦人……譬

如沙菲……她戀愛你的時候便抓住了你不放……她很會理家，會做菜，會種花……

葛桑（自語。） 對了，正是她。

高德爾 再者，同她住沒有什麼福氣……我們之後，有那美貌的福拉孟——那雕刻匠，從前做過模特兒的，——因為她所愛戀的不是有才的男子，便是美貌的男子。

葛桑（十分勉強裝作鎮靜。） 那福拉孟，剛纔你們談起的……

高德爾 是的，他偽造鈔票，正為的是她。事情發覺了，差不多即刻就被監禁，判坐六年的監牢……至於她呢，法庭承認她是不知情，只拘留了六個月……戴士賚，您記得嗎？她戴着犯人的小帽的時候是何等美貌！那時候，她很硬撐，不歎氣，盡忠於她的男人，堅持到底。

戴士賚 是的，此刻我還看見她從警察們的三角帽上面遞送給他一個遠吻，她的多情的聲音，可以令頑石感動，她叫道：「我的心肝，不要愁……好日子還會再來……我們將來還可以相愛。」

葛桑（向自己。） 「我的心肝！我的心肝！」

高德爾 自此之後，她出了風頭，便恨藝術界中人，所以我許久不聽見人家提起她，直到去

年一天晚上在您的家裏遇見她同這位少年在一塊兒。我自己說道：「沙菲又出頭了！」但是我想這事情不會長久……也許她要回到她父親家裏去，她的父親勒格朗乃是一個車夫……呀！可憐的女子，她的出身是微賤的！

葛桑（嫌惡，着惱。）人家給我喝的乃是一杯毒藥……（擲下他的酒杯，站起來。）

高德爾 他怎麼樣了？竟發狂起來……

阿麗絲 然而他到底不是一個藝術家……

戴士賚 您怎麼樣了，葛桑？

葛桑 我有的是……我對你們說謊了……剛纔你們所談的那婦人……是的，我與她一塊兒生活了一年……還不曉得她的歷史，豈有此理（氣沖沖地。）沙菲！沙菲！我要把這一場恥辱洗個乾淨！

高德爾 噯呀，噯呀，少年人……您不能因為我很笨，說了出來，您就去懲戒她……我在您

跟前說得太自由了些……這一切都是過去的事情了。

葛桑 「我的心肝！我的心肝……」一樣的稱呼，一樣的撫愛，把我比那福拉孟，那無賴！

高德爾 但是，在您個人，您能有一句話責備她嗎？您所以不知道她的歷史者，這因為當初

您不願意知道。現在她的情郎們是怎樣著名，您看見各商店裏都有他們的相片，您是怎樣苦惱……這算什麼？這只能證明她有鑑賞的能力呀！我覺得您太認真了，太幼稚了……

戴士賈（起立） 高德爾，您不該對他說這話……您該對他說：如果現在他知道了這一

切之後還不離開她，將來便永遠離不開……這些歷史，要嚙就殺了愛情，否則還能助長愛情，鼓勵愛情，弄得兩人受痛苦，沒有收場。他要走，您就讓他走罷……他不曾比菩提更有逃避惡命運的機會……他同沙菲在一起，非走到菩提的路上不可（板屋裏有喧囂

之聲。）喂，你們聽那裏頭。

菩提（自板屋出，頭上戴着帽子，搖動他的手杖。）我不願意了。完了！

洛沙（在板屋門口，俯身向外。）滾蛋！你去看你妻子家裏有沒有我……

菩提 我的妻子！

法朗新（趨赴。） 呀！好運氣！一場小鬧……

鮑爾特里（想要拉住他。） 嚶呀，嚶呀，菩提……

菩提 不行，不行，我要走！（走開。）

高德爾 這是假的動身，好漢子。

戴士賚 他再也不能走了，太遲了……（向葛桑。）至於您呢，還是時候。

葛桑 是的，是的，您說得有理……她與我的關係從此完了……我不願意再見她了……

她儘管回到我們家裏去，我不會再回去了……告別了，戴士賚。

高德爾 少年人，您不記恨，是不是？

葛桑（暴怒地。） 說那裏話！我非但不記恨，而且感激您。（很快地走出。）

第十齣

戴士賚，
高德爾，
阿麗絲，
洛沙，
鮑爾特里，
法朗新，
菩提。

鮑爾特里 噯呀，洛沙，噯呀。

洛沙 請不要理我……請不要理我……

鮑爾特里 今天消遣得好！

洛沙（吻卑希陀。） 親愛的！只有你了……吻一吻你的美麗的女主人罷。

鮑爾特里（向坐下來的洛沙。） 您的達達夫會再來歸您的……他會再來的。

洛沙（變語調。） 您以為我怕他不再來嗎？（菩提出現。） 呃，他來了，快得很。

（菩提挺直身子上前，很有氣力的樣子。一聲不響地走到洛沙身邊坐下，帽子在頭，手杖在兩腿之間。洛沙像他一般不語，丟眼角望他，聳肩。此時，鮑爾特里去會合戴士賚，高德爾，阿麗絲諸人，大家靜看講和的啞劇。）

戴士賚（用眼靜看菩提的講和手段之後。） 老實說，我的主義還算是上好的。（叫道：）

算賬！

高德爾 您就走嗎？

戴士賚 這是火車的時間。

阿麗絲 這麼快！

戴士賚 是的。完了，人家要關門了。

阿麗絲（十分胆怯地向戴士賚。） 先生，您做個好人可以不可以？我們一塊兒玩够一個

整天罷……您爲人如此仁厚。我從來不曾這樣享過福。

戴士賚（游移。） 不過……這與我的主義完全相反……

高德爾 哪裏！哪裏！他很願意……而且我是……我需要快活一下子……我們可以到樹

林裏採木耳，再到聖克魯去，晚上乘船回巴黎……痛快地玩牠一玩！

阿麗絲 呀！乘船……好運氣！

高德爾 真的！她不是難養的！

（高德爾說話的時候，樊尼已經進來，臂夾着一大束的鮮花，直到剛纔她與葛桑喝咖啡的桌前。）

第十一齣

同上人物，
樊尼。

樊尼（入）。怎麼他不在這裏了！他到哪裏去！

高德爾（瞥見她）。呃？沙菲！

樊尼 高德爾！

鮑爾特里 日安，沙菲！

樊尼 鮑爾特里！

高德爾 什麼？您認不得朋友了嗎？

樊尼 日安。（低聲自語。）不曉得他看見他們沒有……同他們談過話沒有！

高德爾 你來這裏做什麼？

樊尼 沒有什麼，你看；我來散步。

鮑爾特里 獨自一人散步嗎？

樊尼 對了。獨自一人。

高德爾 像我一般。當初你變了寡婦，你到阿弗來城令人想起當年……在這些樹林之下埋藏着不少的回憶啊！

樊尼 高德爾，你聽我說，不，不行，謝謝你。（自語。）他們都很惱我；我問他們甚麼，他們一定不肯說的。

戴士賚 這沙菲真是令人驚奇！自從我在我家的跳舞會看見了她之後，我們不再相見了；現在她却變嫩了十歲。

鮑爾特里 同少年人往來，乃是返老還童的妙法。

高德爾（向樊尼。）你找甚麼？好像你失了什麼似的。

阿麗絲 我們該對她說她的先生已經走了……

高德爾 讓她煩躁一會兒再說……好教她知道被拋棄的人嘗些甚麼滋味……

樊尼（向女僕。） 他是不是同您說過他再來？

法朗新 不，夫人；他付了賬之後就向車站走了，走的很快，活像怕錯過了火車似的。

樊尼 他沒有留些什麼給我嗎？

法朗新 什麼都沒有。現在，您也許可以向那幾位先生……

樊尼 呀！他同他們談過話嗎？

法朗新 他們時刻在一塊兒談天，他甚至於有十分生氣的樣子。

樊尼 生氣……那麼我懂得了。呀！鄙夫鄙夫！

高德爾 你這話罵的是誰？

樊尼 你們都該罵，而且你們曉得是什麼緣故。你們羨慕我的幸福；這孩子他愛我，於是你們自誇，在他跟前賣弄；你們又對他說出我的名字……沙菲，這名字在各大飯店裏的鏡架上都寫着，而且往往附帶有臭氣味……不要扯謊，你們已經對他說了！

高德爾 親愛的，我同你發誓，起初我不曉得……

樊尼（大怒） 因為我拋棄了你，所以你現在報仇……你要怎樣？我覺得你老了，衰頹了；

你不看一看你自己，專演戀愛劇本的老角色！

鮑爾特里 活該，表伯！

樊尼 至於你呢，毒蛇，你害我還不夠嗎？你這詩人的毒液還有多少存在……愛情之書，三

佛郎五十，在洛邁爾書店出版。好一個著作家！

洛沙（向鮑爾特里） 你的飯擺好了。

樊尼 像這女的一樣……

洛沙 我嗎！

樊尼 年輕的，她妒忌；貌美的，她妒忌；她所得不到手的，她也妒忌呀！你可以把你那大橘子般的皮裝飾她；你可以與臭惡的卑希陀供給她的香料。

洛沙 噯呀！我一句話沒有說啊。

樊尼 不是你就是他們……是你們同他說了，弄他跑了……這愛情原是我的性命，我保

存在我的心裏像一件珠寶……呀！一羣骯髒的禽獸……（她走來倒在一張椅子上，雙手捧頭，伏在桌子上。）

洛沙 噯呀！噯呀！我敢打賭，你的人走得還不很遠。再者，你的年紀還輕……這一個走了……

樊尼 我愛的只是這一個。

高德爾 呀！這沙弗，老是這樣。

樊尼 你弄錯了，親愛的，你的沙弗與當年完全兩樣！你把這熱狂戀愛的名字給了我；義父，請你爲我再找一個，再找一個無情而不講廉恥的，尤其是不必提起愛情了，神話已經完了……我不願意再戀愛了；我發誓……

高德爾（指葛桑給她看。） 不要發誓了，你瞧。

樊尼（跑上前去。） 呀！我的心肝……

高德爾 呷！這少年人進了牢籠了。

鮑爾特里 你很曉得這一段小故事。

菩提 我相信你！這乃是我的故事。
戴士賚 榜樣做戒不得後人，古今都是如此的！

第二幕

佈景：——約翰葛桑與樊尼勒格朗的村間住宅，在馬爾納的樹林裏。——一間大室，原是獵人聚會所的一部分；右邊是高闊的火櫥。——家具與第一幕同，舊的衣櫥，上面繪有花草，還有工作的桌子與橫椅。——後方是玻璃門；兩邊各有一個高闊的窗子，窗的玻璃成小方格。——紅色粗布的窗帷，交叉着，揭起着。——門後有小階沿直通一個小花園，圍與樹林相接，中有很低的籬笆隔開。

第一齣

樊尼，
葛桑，
小左賽夫，
法朗新。

（樊尼穿的是村服，葛桑戴着草帽，穿着粗絨短衫，直挺挺地躺在橫椅上，半打瞌睡，手裏

拿着一本書不看。那小孩子穿的是美國丁公司所製的一套禮拜服，用一隻手指在鋼琴上奏曲：「去罷，獵人，快打獵去罷。」

樊尼（站在一個很大的食糧筐前，向法朗新。）法朗新，您把一切都放進筐子去了嗎？

法朗新（坐着。）我想是的，您看。

樊尼 釣竿在這裏了……還有那釣鉤匣子呢？

法朗新（不動。）在您面前的桌子上。

樊尼 呀！是的。（她把釣鉤匣子放進了筐子，微笑地向法朗新。）喂，法朗新，你這新位置很

辛苦，你不會因此嗟怨嗎？

法朗新 說哩！我忙了許久，現在纔休息一下。

樊尼 再者，這裏還算有趣。

法朗新 呀！有趣……假使只有夫人一個，是的……然而先生却老是愁眉不展的……

樊尼（把筐子關好。）好的，好的。我還請您把這個放進收拾房裏，假使這不算太苛求您

的話……（法朗新走開，同時，樊尼走到葛桑身後，俯身向他。）剛纔你在想什麼？

葛桑 我嗎？不想什麼。

樊尼 我不喜歡你這樣想入非非的。（嬌媚地吹他的額。）哇，哇！好，沒有了。（走向後方。）

葛桑（呼喚。）左賽夫！（那孩子停止遊戲，轉身，低頭，野蠻地，不耐煩地。）左賽夫，這裏來。

樊尼（溫和地向那孩子。）去罷，既然他叫你去……

左賽夫（低聲向樊尼。）我不愛他……他要罵我……他老是罵人的。

樊尼 隨我來。

左賽夫 唉！同你去，我願意得很。

樊尼（手拉着他，領他到葛桑跟前。）我們收養的這孩子，他很可愛，是不是？我們收養他

不到一個月，而我們愛他，竟像我們的人一般……你看他的衣服……二十五佛郎，在美

園丁公司買的，不算貴。

葛桑 不貴，我看他的衣袋。（指左賽夫的兩個飽滿的衣袋。）這裏頭有些什麼？

左賽夫 沒有什麼。

樊尼（笑。） 沒有什麼！

葛桑（從左賽夫的衣袋裏取出許多東西，一一叫名字。） 好些山芋，甜蘿蔔，紅蘿蔔。

左賽夫 不是我。

葛桑 你又到田間偷東西來了……野蠻的孩子，你曉得你所做的事名叫什麼事情快答覆我！

左賽夫 這是我們那邊的人所謂「做生意」。

樊尼（大笑。） 「做生意」他說得有趣。

葛桑 呀！真的……「做生意」我們却把這個叫做「做賊」。

左賽夫 做賊……我懂什麼是賊。

葛桑 警察們會教你懂的。

左賽夫（微笑。） 呀！警察們……我比他們的馬跑得更快呢。

樊尼 你不要委屈了他罷……他是在森林裏的煤礦窰裏生長的……我們該從容地教訓他。好罷，吻他罷……

左賽夫（投入樊尼的懷裏。） 我愛你些，米寧。

葛桑 米寧……他這話是什麼意思？

樊尼 米寧乃是他的祖母；你是曉得的，我們收留他的第一夜，他在我們的床前的一張小床上自己哭起來，說：「撫循我，米寧，撫循我。」後來我們懂得這可憐的孩子是哭他的死去的祖母，要她撫循他。愛你很愛你的米寧嗎？

左賽夫 是的，是的！……她所有的一切都給了我……我們常常在樹林裏或田間做生意。有一次，守林的人們驅逐了我們……唉！我很愛我的祖母。當我身體不舒服，僕索……

葛桑（詫異。） 什麼叫做「僕索」？

樊尼 他想要說不很舒服。

左賽夫 於是她把手放在我的痛處，我的病即刻好了。（轉身向樊尼，握她的手，放在自己

的臉上。你像我的祖母一般；但是你的手却柔軟些。

樊尼（把左賽夫推給葛桑。）看他這樣，你能不愛他嗎？

葛桑（拉住那女孩子在自己跟前，怔怔地望他，想人非非地。）他像誰？你是誰？你是從哪

裏來的？（靜默了一會，推開他。）呀！去罷……

左賽夫（低聲。）好！我的生意呢？現在不是我做賊，却是他們了！（回到鋼琴前，仍奏「去罷，獵人，打獵去罷！」）

樊尼（吸一支烟。）幾點鐘了？（放眼看那在一個角兒上懸掛着的鷓鴣。）兩點鐘了。何

特瑪夫婦快來了。

葛桑 何特瑪夫婦……他們來嗎？

樊尼 當然……我們已經計畫定了，在池塘上釣魚，快樂一場。你肯同我們去嗎，不討厭嗎？

葛桑 好的。

樊尼（走近。）他們不是了不起的，然而却是好心的人……再者，我們總該交際一下就

是。

葛桑 你說得有理，不過……

樊尼 什麼？

葛桑 我討厭一件事：他們以為我們是像他們一般地正式結了婚的……該對他們聲明纔好。

樊尼（捧他的頭，笑。） 可憐的愛人！只有你是這樣天真爛漫的……他們很曉得我們不是結了婚的。再者，結婚不結婚，與他們有什麼相干？

葛桑 怎麼？難道他們也沒有結婚不成……

樊尼 結婚嗎？唉！結過的……人們不能比他們結得更好的婚姻……二十年前，何特瑪夫人在拉丁區裏是最出風頭的一個……是的，在偏僻的外省裏，律師們，書辦們，至今還談起這一位忠厚的女子，名叫比利居爾的。

葛桑 怎麼！比利居爾嗎？

樊尼 你看，你也認識她哩。

葛桑 是的，因為她太著名了。（舉臂向天，自語。）呀！我的叔父。（高聲。）這一位何特瑪夫
人，這像裝腔作勢，她所唱的情歌並不多情，字眼也不文雅……

樊尼 一點兒不錯。

葛桑 至於何特瑪先生這樣安靜，這樣會享福！

樊尼 他這人不妒忌過去。他與你不同。他不自尋煩惱。

葛桑（愁容。）呀！不……（生氣，走向左賽夫，左賽夫還在奏他的曲子。）住口！你這淘氣
孩子時時刻刻按琴，討厭得很。

樊尼 左賽夫，你到花園裏玩去罷。

左賽夫 是的，米寧。（把那些山芋蘿蔔兜起來，走了。）

第二齣

樊尼，
葛桑。

樊尼 你對這孩子太無情了，他怎樣得罪了你？你不愛他嗎？

葛桑（突然起立） 老實說，我不愛他。在他身上引起了許多念頭。

樊尼 什麼念頭？

葛桑 人家不知道他的母親是誰，所以有時候我以爲……

樊尼 我嗎？你真呆，假使是我，我早已向你說明了，你很曉得我是不愛說謊的……你又要

胡思亂想，自尋煩惱了，何苦呢！

葛桑 收養這孩子的事很奇怪，你竟把這摩爾汪人的孩子放進我們的懷裏。

樊尼 然而你到底曉得我們收留他爲的是什麼情形。這一段歷史，我同你說了千百次了。

他是在摩爾汪他的祖母家裏生長的。他的祖母死了。有些航海的人把他領到巴黎來交

給他的父母。不料他的母親早已死了，他的父親……走了……不曉得哪裏去了……這

可憐的孩子，沒有麵包，沒有衣服，在馬路上受飢寒。我問過你：「我們收留他好不好？」當

時你贊成了，現在……

葛桑 因為我想將來你的負擔很重……將來我走了之後，你是多麼麻煩啊！

樊尼 你錯了，約翰；將來你走了之後，我可以同他談起你，我寂寞時有他做伴，我沒有你之後的生活非常難堪，有他當做我的生存的目的……這孩子將來把我當做一個母親，我把他當做我的男人；我要教他認識生活，教他不說謊，教他不要講戀愛……至少要他不遇見一個樊尼。（微笑）假使世上還有樊尼的話，好罷，你要常常這樣妒忌，使我們痛苦嗎？請你饒了我們罷。到頭來，再也不能痛苦了。（俯向他）既然一切都死去了，現在我只愛你，世上只有你一人……

葛桑（握她的手，緊緊地注視她。）依你說，過去的一切都死去了，為什麼你還把牠珍重地關鎖着呢？（樊尼作態。）是的，在衣櫥裏。

樊尼 那麼，你是知道的了？

葛桑 那些書信，那些相片……

樊尼（躊躇良久，毅然地） 如果我當你的面燒了這些東西，你可以相信我了吧？

葛桑 我要激你……你哪裏肯燒……

樊尼 你激我嗎？你就看……（她奔向衣櫥，取出一個小漆箱，回到葛桑面前。）喂！撕了，燒了，隨便你。（他躊躇，怔怔地望着不敢動手，她跑向火櫥，說）好罷，給我，讓我拋進火裏去。

葛桑 不等一等。（更低聲，像慚愧的樣子。）我想要……我想要看一看……

樊尼（挨近他。） 爲什麼？你又要自尋苦惱了。

葛桑 我看這些熱情的書信，比不上我遇見寫這些書信的人們的時候更苦惱……你不曉得，我遇見他們的時候是何等憤怒，恨不得跳上他們的身上，在馬路上吃了他們！

樊尼 你把我們弄得不幸福了！

葛桑 是的，不錯，不幸得很……但是，怎麼辦？我不能……我不能……你要不要我說出來？

……在你的言語舉動裏頭，總帶有所愛的男子們的痕跡……你高興談藝術，談雕刻，把拇指翹一翹：這乃是高德爾的痕跡。你愛吸煙，這是鮑爾特里的痕跡，因爲他嘴裏不離

香煙。

樊尼 噯呀，噯呀，你不要說這些糊塗話罷。

葛桑 你不要管我，我要看信。（高聲，悲傷地作反語。）唉！何等的熱情！這狂人是誰呀！原來是那詩人……寫的是些詩句：

「哦，沙菲，爲着要使你的玉體形成的驕傲的石像躍躍欲活，我把我全身脈絡的血都給了你了。」

（說）吹牛！

樊尼（握他的手。）你說得有理，在這美妙的詩裏頭，實在是空無所有。

葛桑 那麼，爲什麼爲什麼？

樊尼 當時我的年紀那樣輕，我不曉得。

葛桑（唸另一封信。）但是，你保留着這些書信，畢竟存着什麼目的？

樊尼 天啊，我一點兒不曉得……也許爲的是他的署名。

葛桑 這是真話……他們都是些名流。一本照片……（從小漆箱裏取出另一個包裹）

哈哈，現在輪到高德爾了。你的義父，賜給你沙菲的名號的乃是他。沙菲！好一個贈品……

沙菲！這名字經過了些世紀，被淫邪的史傳汗鱗了。一個貞潔的美女的名稱，變成了……
先說他所塑的沙菲就很可憎。

樊尼 對了，這不行。給我，給我。

葛桑（唸時雙唇顫動，嗚咽得很厲害。）「我從來不曾像愛你一般地愛任何一個婦人。」

唉！爲什麼他們都這樣戀你？

樊尼 不要看了罷，我哀求你。

葛桑 哈哈！一張照片……這是誰？年輕，貌美……是那造假鈔票的福拉孟，是不是……？果

不出我所料……這裏乃是他的許多書信。

樊尼 不要看，不要看，呀！

葛桑 你不要管我！（高聲唸道。）「我的樊尼，你真好，肯來看我……我很慚愧，穿的是犯

人的衣服，然而襯着你的衣服，你是多麼漂亮啊。」（高聲）這是他在監牢裏寫給你的，時間還不久。由此看來，你仍舊去看望他了？

樊尼 漸漸疎了……這只爲的是可憐他……

葛桑 甚至於我們相識之後你還去看望他嗎？

樊尼 是的。一次，只一次，在會客室裏……別的地方是不許會見的。

葛桑（作反語） 呀！你是一個有良心的女人……總之，這一位不是名流。你保留這許多紀念品，不爲的是他的署名吧？

樊尼 給我，給我。（搶過那信來，投入火裏。）

葛桑（把相片遞給她。） 還有相片呢？

樊尼（哀求地） 相片也要燒嗎？

葛桑 你以爲怎樣？那麼，你是還愛他的了。

樊尼 不，既然我愛你，當然不愛他了……但是，這不幸的，他非但要把他的生命與名譽給

了我，甚至於因為愛我而犯罪……我似乎覺得如果你要我把他的相片燒了，你就累我變成沒有人格的人了。

葛桑 那麼，請你保留罷……

樊尼（激急地。） 你瞧！惡狠狠地把相片扯碎了，投入火裏。）此刻你不妒忌了吧？你不把這種事情累我傷心了吧……

葛桑 是的，我再也不妒忌了……你看，只因這個，令我呼吸不得……在巴黎的時候我整天只想着這個，看見你搜索這小漆箱，重讀這些書信……呀！

樊尼 但是，既然我的心裏只有你……這醜惡的過去只剩有一些灰燼了。

葛桑 是的，我相信你，我的病好了，我愛你！（他們站着互相擁抱。法朗新從廚房的門入。）

第二齣

同上人物，
法朗新。

法朗新 夫人。

樊尼 什麼事？（法朗新作不能言之狀。）說呀。

法朗新 他來了。

樊尼 呀！（突然地。）好的，很好。我就去。（法朗新出。）

第四齣

樊尼，
葛桑。

葛桑 誰來了？你到哪裏去？

樊尼 等一等……這沒有什麼……等一下我再告訴你。

葛桑（惡狠狠地。）不，不，我要你即刻說……我要即刻曉得……

樊尼 呀！你看，你的病還沒有好。你還有哪一種壞念頭來的？乃是我的父親。

葛桑 你的父親嗎？

樊尼 是的，爸爸勒格朗——那車夫，他來看望他的女兒。我禁止不得他。他是徒步來的，沒有錢了，而且年紀也不小了……

葛桑 他在哪裏？

樊尼 在花園裏。

葛桑 去看他罷，去同他說話罷。

樊尼 你不肯讓他進來嗎？

葛桑 不過……

樊尼 你並不會使他難爲情……

葛桑 是我自己難爲情。

樊尼 爲什麼？

葛桑（低聲，苦惱地。） 真的，不錯，爲什麼不行呢？他是家庭的一份子……（高聲。）你去

找他來罷。

樊尼 唉！你是好人！我深深地愛你！（呼喚。）爸爸！爸爸！

（勒格朗伯伯入，穿的是車夫的舊外衣，衣上的銅鈕脫了，頭上的白髮像戲台上的白髮老翁。他的臉腫起，有玫瑰色。看來像一個有威風的醉漢，手裏一條鞭子，像一支雪茄般地拿着。）

第五齣

同上人物，勒格朗伯伯，（其後）法朗新。

勒格朗伯伯（向他的女兒。） 日安，你好嗎？……

樊尼（吻她的父親。） 很好，您呢？

勒格朗 還不壞，錢櫃子仍舊很堅固……我所謂好鞭子，好繩子……只一層，生意不行。如果這裏需要一個論月的車夫，這倒適合於我。不，你不必管，只有我可以摸我的鞭子。我照管我的鞭子像一個奶媽照管嬰孩。（他恭恭敬敬地把鞭子安置在一個角兒上，小心

地把牠墊好。

樊尼（低聲向葛桑。） 同他說一兩句罷……

葛桑 我很想要說，我在思索……（樊尼與葛桑互視，難爲情。此時，遠處傳來獵笛的聲音。）

法朗新 夫人……何特瑪先生與他的夫人來了……我們去玩一玩，開開心……我所愛的恰是這個……唉……

（何特瑪夫婦從那可以應用的的小路走來，從後方入。他們戴的是很大很大的草帽，穿的是薄絨的紅色衣服，攜帶的是大網，小網，及種種捕魚的用具。何特瑪夫人的圍巾上掛着一個獵笛；何特瑪先生滿面鬚鬚，直上眼角。當他說話的時候，教人猜想他的嘴裏也有鬚鬚。）

第六齣

同上人物，何特瑪夫婦，左賽夫。

何特瑪夫人（唱着進來，作多情而嫵媚之態。何特瑪隨入。）

「我喜歡聽見

晚上的槳兒敲着綠波，

我喜歡聽見

山裏的鹿兒的悲歌……」（停止唱歌。）

日安，孩子們。

葛桑（給何特瑪夫人介紹，自語。） 這是我的叔父的比利居爾！

樊尼（指勒格朗伯伯。） 這是我的父親。

勒格朗伯伯 日安，你們好嗎？

何特瑪夫人 還不壞，您呢，伯伯？

勒格朗伯伯 唉！我嗎？……仍舊是我所謂很好的鞭子，很好的繩子……

何特瑪夫人 我看見你們是家人的聚會。

葛桑 家人的聚會……是的，不錯。

何特瑪夫人 我們遲到了些，在未來以前，我要澆一澆花……今天晚上我們一定很疲倦的。

何特瑪（在鬚鬚裏說） 唉！澆花……好的（瞪目）我在豌豆上澆了三十二個。

葛桑 三十二個什麼？

何特瑪 三十二個澆壺的水。

何特瑪夫人（作媚態） 我呢，我在鳳仙花上澆了十四壺！

樊尼 我們走罷……一切都預備好了……爸爸，您隨我們來……您與左賽夫、法朗新抬那筐子。

勒格朗伯伯 好的。

葛桑（自語） 呀！那女僕也來………十足了！

勒格朗 喂，樊尼，現在你有一個孩子了？……你應該喜歡纔是，你從來不曾肩得出一個來！

樊尼 唉！這不是我們的孩子……這一段偶然遇合的歷史很長，我們在路上再告訴你；好，我們走罷。

何特瑪夫人（拉着樊尼與葛桑的手說） 等一等，親愛的；我們先該決定一件事。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你們專從事於吵鬧，互相責備一大堆的事情……沒有一分鐘是安寧的……鋼琴在跟前，我奏一曲情歌：

「我聽見他在黑暗裏歎息……」

或奏一個：

「你願不願到小板屋的地方……」

唧吵起來了，哭起來了，鋼琴掩上了……情歌停止了……湯盤揭開，大家就席，正是傾吐衷曲的時候；而你們偏挑選了這時間做你們吵鬧的機會。「你做了這個，你做了那個……你看了這個，你看了那個。」先說，這是很難聽的。你們所說的話，在我們心細的人聽來是很刺耳的……再說，舊事重提，毫無用處。天啊，誰沒有過去的歷史……那怕你怎樣正

經，怎樣貞潔……總不免有受難的時候……當然……

樊尼（很快活地）。唉！請您放心。現在已經完了……我們再也沒有吵鬧的理由了。

小左賽夫（自後方來）。米寧，天下雨了。

衆人 天下雨……

法朗新 倒霉！我們纔想要玩牠一個痛快……

樊尼（笑向何特瑪夫婦）。天給你們澆花了……假使你們早知道，便不至於辛辛苦苦地去澆花了。

何特瑪 隣居，您不曉得，我還是要澆的……我澆花，爲的是於中取樂……如果加上了雨水，那更好了。那泥土得水更多，不更快樂嗎？

樊尼 呀！你們真不愧是鄉村的人。（指葛桑）。不像他……他早已提議回巴黎去了。他怕這裏的冬天。

何特瑪 冬天！冬天的鄉間更好呢。人家從巴黎回來，身濕了；到了家裏，看見了一爐好火，燈

也亮了，女人等候着，湯盃沖出香氣，桌子下還有一雙充滿了麥稈的靴子。

何特瑪夫人（作媚態）。唉！何特瑪先生！

何特瑪（心花怒放地繼續下去）。你們須知，有了一盤白菜香腸進了肚子之後……

何特瑪夫人（作媚態）。小電打窗，移椅向火，喝一杯加拉美糖的咖啡，是多麼有趣……

何特瑪 而且對坐着刺一隻小狗。

何特瑪夫人（不滿意）。何特瑪先生，請不要用大字眼。（繼續地。）於是我撤席，預備好

被窩，湯婆子；睡覺的時候，床是微溫的，令你周身感覺得很暖和，很舒服……

何特瑪 好像全身鑽進了她那一雙充滿了麥稈的靴子一般……

葛桑（自語）。唉，假使沒有羨慕，我的叔父也許已經進了這些靴子裏了！

樊尼（向葛桑）。呃？你相信嗎？他是不妒忌過去的。

葛桑 我曉得，她的過去的人太多了！再者，他是一個哲學家，我還沒有到這地步。（小花園的門鈴響。）

樊尼 呢？有人按鈴。大約是郵差。（注視窗外。）不是的……

戴士賚（在花園裏。） 喂，葛桑……

葛桑（向樊尼。） 戴士賚來了！

戴士賚 我們在樹林裏遇了雨……你們可以讓我們進來躲避一會兒嗎？

（阿麗絲與他緊緊地抱着，外面一件英國大衣蓋着他們。）

葛桑 當然啦！請進。

何特瑪夫人 他們很可愛。教人聯想到我的情歌集裏的一張插畫。

一花求答：

「我要走了，告別了，瑪利，

唉！明天我就走了！」

第七齣

同上人物，戴士賚，阿麗絲多勒。

戴士賚（入，打斷了情歌。）人家告訴過我，說你們仍舊住在這裏，但是我不希望……

樊尼 能貢獻給你們一個避雨的地方，不勝欣幸。（向阿麗絲施禮。）夫人……

戴士賚 這是我的小多勒，我同她來向馬爾納林告別。

樊尼 我以為您早已離開巴黎了。

戴士賚 不錯，這一次我把住巴黎的時間延長了……因為有幾分疲倦……（微笑地望

着阿麗絲。）……又有幾分懶惰……

樊尼（走近。）請你們容許我介紹我的鄰居，何特瑪先生與何特瑪夫人。（向阿麗絲。）

他們是結了婚的。

阿麗絲（慚愧。）結了婚的……呀！上帝啊！

何特瑪夫人（作媚態。）先生……夫人……

勒格蘭伯伯 日安，你們好嗎？

樊尼 這是我的父親。這是我們的小左賽夫。

戴士賚 這是你們收養的小孩，我早已知道他的歷史。

葛桑 歷史？

戴士賚 你做得好事，我的親愛的樊尼。

樊尼（連忙打斷他的話頭。）是的……是的……（向左賽夫。）好孩子，玩去罷……你的全身都濕了。（向阿麗絲。）夫人，請您坐近火邊罷。（把一把柴投入火櫥裏。）

何特瑪 除此之外，在雨未停止以前，我們做甚麼？

法朗新（毅然地。）對了，我們做甚麼？我的報紙已經看完了。

何特瑪夫人（胆怯地。）奏一奏音樂好不好？

衆人 不，不要音樂。

何特瑪夫人 那麼，你們要不要玩小孩的遊戲？這很有趣，而且很適宜。

葛桑（自語。）唉！比利居爾……

法朗新 小孩的遊戲……這不適宜於衆人。喂，夫人，我們在收拾房裏玩一套拋鐵餅的遊戲好不好？

樊尼 如果您願意的話。

何特瑪夫人 你們的屋子裏悶煞人。

何特瑪 喂，伯伯，來罷。

勒格朗 我要先拿我的鞭子。（二人出。）

法朗新（隨他們去。） 等一等，讓我把鐵餅給你們……只有我知道鐵餅在什麼地方。

樊尼（走向後方。） 戴士賚，拋鐵餅，您來嗎？

戴士賚 不，謝謝。我寧願烘火好些。

第八齣

葛桑，
戴士賚，
阿麗絲多勒。

（他們三人都在火櫥旁。戴士賚與阿麗絲把脚向柴火取煖。葛桑站着與他們談話。）

戴士賚 您沒有什麼給我帶到新府去的嗎，葛桑？兩天後我就到新府去了。在馬賽上船以前，我想要到故鄉住幾天，看一看我的破屋。我可以把您的消息報告西薩爾與荑繁……

除非您喜歡陪我走一遭。

葛桑 唉！不，我恐怕不能去。那麼，您明天就走嗎？

戴士賚 我本想今天就走了的。因為阿麗絲的怪脾氣，她偏要再到我們相逢的那一間飯店裏吃一頓飯纔讓我走。

葛桑 是的，我還記得……這是三個月以前的事了。

阿麗絲 是七月十二……禮拜四……呀！好日子！

葛桑 說到這裏，戴士賚，您那著名的口號呢？

戴士賚 甚麼口號？

葛桑 「不要第二天！」我似乎覺得這一次……

戴士賚 我嗎！沒有的事！這女子很溫和，很多情，我們很合得來……但是，只如此而已！說不上絕交……只是一場離別，像我們的祖母所說的。

阿麗絲（悲哀地） 一場離別。

戴士賚 明天我上了睡車，她就回到荆棘路她的屋子裏。因為她始終保留着她的屋子。

阿麗絲（徐徐地） 在四層樓上……要跳窗子方便得很。（她站起來，走出，形容有幾分疲倦，却是漠不關心的樣子。）

第九齣

葛桑，
戴士賚。

葛桑（目送阿麗絲走了。） 她說的是什麼話？

戴士賚 您不必注意……她們婦女都愛說大話……她想要我帶她走。你看見過我在那邊的帳幕下有一個女人嗎？沙漠呀，寒熱病呀，露宿呀……再者，您說的很對，我如果帶她

走，豈不違背了我的主義？……我不願意鑽得太深了，結果像那……菩提。

葛桑 您想要說結果像我一般。

戴士賚 其實您也鑽進了圈子，可憐的朋友。

葛桑 我會出去的，您放心。

戴士賚 您相信嗎？

葛桑 在一年後。

戴士賚 呀！是的，領事館……但是您會有勇氣離開巴黎嗎？獨自走了嗎？……她們有時候纏得很緊啊。

葛桑 別的女人是這樣，樊尼却不然……如果我沒有勇氣，她還可以鼓勵我……

戴士賚 您說得也許有理。樊尼不是洛沙一流人，這是您的幸福……總之，她是一個好女子……一個好伴侶……她有的是熱情……

葛桑 是的，不錯，她很有良心。（突然想起一事，受一打擊，怔怔地望着戴士賚。）所以，您看，

她待這小左賽夫多好！……他的祖母死了，他的父親……

戴士賚 呃，是的，他的父親還要在馬薩斯的監牢裏住兩年。

葛桑（變色。） 福拉孟嗎？……妙呀，果不出我所料。

戴士賚 怎麼？

葛桑（呼喚。） 樊尼！……樊尼！……

樊尼（在外面。） 來了！（微笑地從後方入。）

第十齣

同上人物，
樊尼。

葛桑（捻住樊尼的手，拉她進來。） 你說你不扯謊……說你從來不曾說過謊……唉！不懂世故的男子……人們不曉得是怎樣嗤笑我啊！……

樊尼（恐怖。） 但是……

葛桑 一月以來，你叫我同你的男人的兒子接吻……你還責備我不愛他，是不是？

樊尼（發抖，注視戴士賚。）約翰，請你原諒我，我不能拒絕這不幸的孩子……我常常想

要對你承認實情，不止一次了；而我始終不敢……我生怕你把這可憐的孩子驅逐了……

……你妒忌福拉孟，妒忌得多麼厲害！……

葛桑（鄙薄地微笑。）我嗎，妒忌那無賴嗎？……不要胡說罷！

樊尼 約翰，這是不好的……你允許過我了啊！……

葛桑（緊緊地望她。）是的，無賴！……這是一個無賴！

樊尼（憤怒。）這無賴，他把一切都給了我；至於你，你承受了我一切的犧牲。

葛桑 你的犧牲！……（看見戴士賚想要走開。）不，戴士賚，請您不要走……在這裏做個

證人……（向樊尼。）你爲我犧牲了什麼？……你的地位，是不是我們就說你的地位罷！

你的地位多麼漂亮！你的前途嗎？是的，你的前途就像洛沙……

樊尼 我把我的生命給了你了。

葛桑 你却把我的生命弄失了……兩年以來，你使我離開了一切我所親愛的，一切我所尊敬的……兩年以來，我不能去看一次我家的人……如果我寫信去給他們，你就吵鬧……呀！我什麼都說了罷……我管不得許多了！……再說：你使我在這環境裏生活……這丫頭，你從鄉村酒店裏收了她來，成爲我們的女友……還有何特瑪夫婦……那婦人……

樊尼（冷笑。） 親愛的，這是正式的夫婦。在我生平所認識的許多夫婦當中，他們還算最乾淨的呢。

葛桑 你剝奪了我的家庭，却把你的家庭來替代……你那父親，你那孩子……一個賊的兒子……

樊尼 呀！你須知……我的家庭還搭配得上你的家庭。我們就說你的家庭罷！那叔父西薩爾，提倡灌溉葡萄的人，原是一個呆子。那美麗的羨繁，戴的是村間小帽，有的是厚臉皮。她大約常常罵他的丈夫呆笨哩！

葛桑 | 樊尼，我禁止你……

樊尼 | 走罷；羅奈河邊，或別的地方，我們總是一樣的。再者，又有一個不懂世故的女孩，人家把她保存給你，她也打你的主意。（學勃羅旺斯的口音）勃羅旺斯的好太陽……

葛桑 | 這是多麼可恥的事呀！這太不像樣了……戴士賚，把我帶走罷……把我帶走罷……

樊尼 | 好，滾蛋罷……你說這話已經很久了……快回到你那野蠻的地方去，不至於天天把你的樹林，你的葡萄，你的鼓手，你的螞蟥，來煩擾我們的耳朵。

葛桑 | 你放心……（呼喚。）法朗新……法朗新……我的行李箱呢？

樊尼 | 你找你的行李箱嗎？……請你等一等。（她開了臥房的門，奔入房內。）

葛桑（打寒噤，低聲向戴士賚。） | 這像洛沙吵鬧一般……您記得嗎……

戴士賚 | 菩提還存在呢。

葛桑 | 我不是一個菩提。

樊尼（拉着一個行李箱入。） | 喂，你的行李箱來了。好漂亮的箱子！這箱子比你祖父所留——

下的，羅奈河環繞着的舊府第更老……唉！這羅奈河……我不難聽見人家說起這河啊！

……

葛桑（怒氣沖沖地。）你儘管說罷……（跑向衣櫥。）

樊尼（攔開他，激烈地。）讓我來！你曉得你的東西在什麼地方嗎？讓我找給你，好教我可
以早些脫身。（把衣櫥的兩門大開，却又停止，十分感動。）呀！天啊！這是可能的嗎？今天早
上，我把這一切都安排得這樣齊整……我很想要看一看你的美黛的衣櫥，與我這個比
一比。南方的女人，我是曉得的，她們會不會收拾內衣……你是這樣愛整齊，將來你把你的
消息告訴我。

葛桑 弄完了就好了！（在衣櫥裏取出一疊內衣，激烈地擲入箱子裏。）

樊尼（哭。）唉！他把一切都弄壞了。（惡狠狠地。）呀！是這樣的……好，不錯，弄完了就好了！
（她把內衣一把一把地拋給他。）喂，這是你的手巾……喂，這是你的領結！現在要輪
到美黛給你打領結了，不是我了……從前你在晚上出去的時候，說：「唉！我的小樊尼，我

「請求你。」我呢，傻丫頭，我在這裏替先生打領結，自己找苦差……將來的時候，這是你那村婦的事了……我在這裏看得很清楚……從頭至腳……先生！

葛桑（把她擲下來的什物一一排放進箱子裏。）你想要我回答你，但是我一句話不說。

戴士賚 可憐的孩子們！

樊尼（把裝書信的小漆箱擲給他。）這個你也拿去……我用不着這小箱子了……當初我在這小箱子裏保存着我的青春與我的一生的紀念品……你叫我都燒了，都扯碎了……唉！我真後悔……他們都比你強，甚至於那福拉孟也比你強……

葛桑（怒氣沖沖地。）好，那麼，你就找他去罷。（恨恨地把小漆箱子擲在地上。）而且保存這個，將來把他的書信都放在裏頭……連馬薩斯監獄的戳記也放在裏頭……我要走了……

樊尼 呃！走罷……我不留你……滾蛋，紳士派！樊尼站着，在搬空了的衣櫥前喘氣，葛桑跪着關綁行李箱。）

第十一齣

同上人物，一切的人們。

何特瑪夫人（哭哭啼啼地。）又吵嘴了！

戴士賚 但是我想這一次却吵得好。

第四幕

佈景：——葛桑阿爾曼家的產業，在羅奈河邊。這是我們在第一幕裏看見的約翰葛桑住宅裏懸掛着的風景片變活了，擴大了。——最高處是教皇的舊府第的城樓，御臨全景，鄉村在下。——再低些，是葛桑家的住宅，有一半貴族，一半農民的樣子。——下面是斜下的葡萄田，是樹林，林中有松樹，有橄欖樹，有米爾特樹，映着下午的赤日晴空，大放光彩。

劇中動作是在葛桑家的產業的低處，在一種圓形廣陌上，種植已完，是真的田間風景。——右方是紅磚砌的一道流泉。——左方，右方，後方各有許多鄉村的小路。

第一齣

（西薩爾入，拭額上的汗，把帽子當扇子用。）

西薩爾（獨自一人） 幾點鐘了？讓我看一看太陽。呃！五點鐘了……是喝威爾母酒的時
候了。（他向後方望，向右向左望，看他是否獨自一人。於是在板凳下取了一隻杯子，走
近積水池，從池裏拉出一根繩子，繩子上繫着一瓶威爾母酒，瓶子沾濡着水。）好清涼！在
泉水裏！我想這是拾得的！（坐下，用齒咬開瓶塞。）

美蘩的聲音（在遠處，聲甚銳。） 西薩爾！

西薩爾（害怕。） 糟糕，我的妻子！（放心。）這裏離屋子很遠，人家看不見我。（開始斟酒
自飲。）

美蘩的聲音（漸近。） 西薩爾！

西薩爾 她向這裏走來了……（把杯子瓶子放下，起立叫道）來了，我的天使！

美蘩的聲音 你在哪裏？

西薩爾（不動。） 在流泉旁邊。你不必起動，我的寶貝，我來了。

美蘩的聲音（走得甚近。） 約翰向這裏來嗎？

西薩爾 不是的，他與艾蘭在田間。

美蘩 真的嗎？他同艾蘭在一塊兒？

西薩爾（自語。） 呀！天啊……她來了……趕快……（他把瓶塞蓋上，仍舊放進水裏，正想要喝他的威爾母酒，忽然改變意見。）不行！等一會我的嘴裏豈不有酒氣？（把威爾母酒倒在泉裏，把杯子藏了，纔站起來，美蘩已入自語。）謝天謝地，還是時候。

第二齣

西薩爾，
美蘩。

美蘩（入，手裏拿着一種線結物。） 你在這裏做甚麼？

西薩爾 我的美蘩，你看，我在好空氣裏休息。我奔走太久了。葡萄田裏所有一切的新苗，我都看過了。今年的收成一定很好。

美蘩（嗅那飲牛池，高聲如對自己說。） 這裏的氣味很大……

西薩爾 氣味大嗎？我不覺得。親愛的，你這一來，是不是有些事情？

美蘩 我要把今天到的信件交給你；有一封信是寄給約翰的。

西薩爾（從她手裏接過信件，快活地。）還有我的名片！

美蘩（站着做線工。）有些名片嗎？

西薩爾（解開那包裹。）是的，有些拜客的名片，是我在阿維讓叫人做的，上面有我的一切的頭銜。你須知，我巡行的時候用得着（誇大地唸那名片。）「西薩爾葛桑阿爾曼，羅奈河邊灌溉會主席，研究監察委員會會員，葡萄協會省代表，等等，等等……」（把名片給妻子看。）這很漂亮，是不是？刻得還不錯吧？

美蘩 你這話該問約翰。我對於文字方面不很內行……

西薩爾 親愛的，什麼你都內行。我的灌溉主義使我成名，都是你出的主意。他們應該舉你做主席；你應該……

美蘩 好罷，住口，不要說了！（西薩爾揩鼻涕，拭眼睛。）我們十分相愛的時候還說這話嗎？

……你猜一猜，剛纔我在門前遇着誰？

西薩爾 我不曉得。

美蘩 是戴士賈。

西薩爾 那工程師嗎？

美蘩 是的，他到故鄉來了。

西薩爾 他沒有來看望我們嗎？

美蘩 我不曉得他是怎麼樣的。他只遠遠地向我道了一個日安，而且他的臉色很不好！

睛像一隻狼，頰唐得很！這又是巴黎的空氣弄壞了的一個。

西薩爾（微笑。） 你的確相信巴黎的空氣不好嗎？

美蘩 你看我們的孩子，他變了一個樣兒回來了。他不是從前那一個約翰了。我覺得他常

常納悶，當您同他說話的時候，他吃驚地隨便答覆一兩句，心中却想着別的事情……呀！

我把他看得很清楚，他的生活裏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先說，他爲什麼這樣突然地回家來

呢？他怕的是什麼？好像逃難似的。說呀，他怎麼樣了？——你是知道的。（西薩爾眨眼。）有什麼壞女人嗎？

西薩爾 呃，是的，狡猾的丫頭，給你猜着了。他有了一個結合，兩年來頸上常有繩子；但是現在他已經絕交了，完了。

羨繫 你以為嗎？

西薩爾 我敢斷定。她天天寫信給他……（指包裹裏的一封信。）喂，這也是她的。但是他

不答覆她。他甚至於不拆開她的來信，以免受她感動。他把這種信都交給我，讓我替他看。

羨繫 你嗎？……唉！天啊！

西薩爾 唉！你須知，這是沒有危險的。通信是不能誘惑人的……再者，我是飽經風塵的人了……我見過的狐狸精不少了，當初我與谷伯拜師住在居查路的旅館的時候，莫爾娜與一個地方的角色……

羨繫 好了，好了，保留着你的歷史罷……

西薩爾 再者，我該說這女人與約翰相處的時候很守規矩；自從他離開巴黎之後，她從事於工作，倒十分努力……這乃是好事。

美蘩 這有什麼稀奇？要謀生，自然應該工作啦！

西薩爾 唉！這話不能拿來說這一類人。

美蘩（捻緊她的線結物。） 怎麼！依你說，同約翰一塊兒住的，竟是一個無聊的女人了？

西薩爾 天啊，你須知……她未認他以前，未免鬼混了一下子。

美蘩（詫異。） 鬼混？

西薩爾 真的，我不該對你說巴黎話。——我想要說：她並不是始終循規蹈矩的人。（張大

其辭。）然而愛情已經把她的名譽恢復了。

美蘩 我不懂，你的字眼太大了，我的腦子容不下。只一層，西薩爾，你聽我說。我們鄉下人說得好：「惹起禍事的事件，比禍事的本身延長更久。」如果你所敘述的話是真的，如果約翰真的把這女人從汗泥裏救了出來，那麼，在這悲哀的事情裏，豈不令他弄髒了自己的

身體？也許能使她學好，能使她正經些，然而她所有的壞德性大約已經把我們的孩子的心弄壞了。呀！這巴黎……我們給牠的是什麼？牠報答我們的是什麼……

西薩爾 你不必管！約翰是一個好少年。縱使他的頭腦有幾分昏亂，將來他還可以成爲一個西薩爾。只要他將來能夠遇着一個美繫，他還可以回到正路，幹正經的事情。喂，你瞧，我想他正在發見了他的美繫呢。（葛蘭與約翰快活地上前，他指給她看。）是不是？

美繫 你以爲嗎？

第三齣

同上人物，葛蘭，葛桑。

葛蘭（瞥見西薩爾與美繫） 呃？你們在這裏嗎？剛纔我們在小湖邊跑了兩個鐘頭，兜了一個大圈子。

葛桑 呀！嬌娘美繫，一個人能夠呼吸是多麼好的事！一切都是藍色的……光線這樣強，還

有清風拂面……與巴黎的渾混的天空相比，是多麼大的分別！許久以來，我不曾得到這幸福了。

羨繫（快活地） 真的？

西薩爾（背着衆人，悄悄地指着葛蘭，那時葛蘭正在把額浸在泉中。） 糟糕！我的威爾母酒！……不要給她找見了我的酒瓶纔好。

葛蘭 好些了……我要回家去了。

葛桑 葛蘭，您回去嗎？……這樣早我們在這裏多舒服。

葛蘭 我非回去不可。你看，風把我的頭髮弄得怎麼樣了？我像一個開路神，會把你們嚇煞。

葛桑（笑） 我不覺得。

葛蘭 你們等我一等，我就來。

羨繫（會合葛蘭） 好孩子，我同你一塊兒上去。

葛蘭（低聲） 乾娘，你沒有看見嗎？泉水裏有一個酒瓶。

葛桑 是的，是的。但是我假裝不看見。好孩子，你須知，要把一個人保持得很安穩，畢竟不能不留牠一個窟窿兒。

第四齣

葛桑，
西薩爾。

葛桑（目送葛蘭走了，低聲。）光明，溫和，伶俐……這一個可沒有「過去」，只有「將來」。

西薩爾（此時，拿着他的杯子走近泉水，把酒瓶子取出。）約翰，你跟我一樣做好不好？喝

一杯威爾母酒……這酒有幾分刺喉，却是真的威爾母。

葛桑 謝謝。

西薩爾 你須知，葛桑禁止我到咖啡館，所以我把這個代替咖啡。你那可憐的婦娘，她的眼裏只看見火。（把一切都放回原處，回到約翰跟前。）喂，孩子，我似乎覺得你又有道德了，是不是？

葛桑 不錯，我好得多了。當我想起這兩年來我所過的生活，想起那些苦惱，以及那種熱愛所從出的一切的卑鄙的行爲，我似乎覺得在積水的地方染了一場危險的寒熱症，現在纔逃脫了。

西薩爾 自從你不再看沙菲的信之後你就好了……我打的主意真不錯！

葛桑 唉！對了她的悲哀的呼聲，老是那一個字眼：「來罷！來罷……」有時候信封裏只放一朵花，這是我們的花園裏的最後一朵，此刻那邊的花大約都凋零了！我雖則不再愛她了，然而我的心却爲她而碎了……最難堪的乃是我在巴黎住旅館，等候戴士賈，他老是不打定主意動身，結果是讓我一人走了。

西薩爾 他今天早上來了。不久他一定到這裏的……

葛桑（心神不注地。） 呀！（繼續地。）她打聽得我還在巴黎，於是她天天到巴黎，想要找我。我聽見她在門縫裏吹氣：「約翰，給我開門罷……」唉！聽她的聲音，顯得她低首下心，肝腸寸斷……「約翰……」後來她長歎一聲，一步一步地慢慢走下樓梯，好像她等候

我叫她回來。那時候，虧我還有些勇氣！我也像她一般地痛哭。但是我覺得：假使我把門一開，一生的事業都完了。（咬牙。）所以我不肯。

西薩爾 總之，現在完了。你脫身了。她拋棄了許多人，你拋棄了她……這是很自然的……而且你走得很光明，越發沒有什麼好說了。

葛桑 叔父，這是您的功勞，我一輩子不忘報恩。

西薩爾 呸！不要提起。這算什麼？葡萄酒生得很好。今年我們可以得到一百多桶的葡萄酒……而且，你須知，在古代的戲劇裏頭，姪兒被強盜捉去勒贖，總是叔父把他贖出來。

葛桑 是的，只一層，我很怕她不肯收……這婦人不像別的婦人……她是瞧不起金錢的……您今天收到了一封信也許就是她的答覆了……

西薩爾 這是很可能的。錢是三天前寄去的……她儘管說些漂亮話，決不至於還我的錢……我是曉得她們的。（停止說話，指着從後方走過的戴士賚。）呢？你看，我曉得他一定來的。（戴士賚走近，面色慘白，悲愁。）

第五齣

葛桑，
西薩爾，
戴士賚。

西薩爾 告別了，戴士賚先生。（快活地。）巴黎那邊的大馬路與婦人們都好嗎？……（看見戴士賚的悲哀的容色，停止打趣。）

戴士賚 日安……日安……

葛桑（向戴士賚。）親愛的朋友，您病過來嗎？我覺得您變了。

戴士賚 我嗎？我不曉得。

葛桑 也許因為您捨不得她在巴黎，所以傷心……這是難受的……

戴士賚 呀！是的，我的小多勒……她爲人很好，是不是？很溫和，不妨礙人家。真是一隻好小

羊……我們很少吵嚷。她很安靜地對我說：「戴士賚，你領我走罷，不要讓我一人在巴黎……我少了你就活不成了……」但是，我們是很強的人，是不受人家的苦情話籠絡的。」

西薩爾 妙啊！（指葛桑。）您在他跟前說這話，我很感謝您。

葛桑 這是不得了的事情，是不是？後來您怎樣辦？

戴士賚 這是很簡單的。我的胸中早有成見，始終只死守着我的主義。我動身的前一天……

……——唉，我常常誇口，而且教訓人家，所以我非動身不可……我動身的前一天，我請她吃了一頓很好的晚飯，把她送到戲院裏看戲去。這一切都是預先說好了的。她表示很滿意的樣子，常常握我的手，喃喃地說：「我很好，我很好。」後來我把她送回到荆棘路的四層樓上。那時候，我們二人都很悲哀……却不說出口。我先說過我不進她的房間，結果是不進去。我們好情好意地在樓梯的平台上告別了。我下樓的時候，心裏有幾分難受，我聽見她喃喃地嚷道：「我，我……比你更快。」她這話，我直到了下面馬路的石磚上纔懂得……

葛桑 怎麼……在石磚上……她自……

戴士賚 自殺了……果然依照她在你們跟前說過的話……跳了窗子。她在一個鐘頭之

後死了，一句話不說，也並不嗟怨一聲，只把她那一雙黃金色的眼珠緊緊地釘着我。她的臉色很黃，在太陽穴上有一點兒血，她仍舊很美麗，很溫和；然而當我彎着腰揩她那一滴不停止的血的時候，她的神情却很可怕。她表示詛咒我的樣子。自此之後，我心念念不忘這一件事。我總想要避免她那恨我的一雙眼睛；因為其實是我殺了她！我請問你們：我再住巴黎幾時，或把這可憐的女孩帶走，於我有什麼傷損……唉！這只因爲驕傲，因爲固執着說過的話；我要爭一口氣，不肯順她，於是她死了，我畢竟還愛她，而她竟爲我而死！朋友們，你們是曉得我的，我不是沒良心的人……我做了這樣的一件事，實在未免太過了！（衆人傷感了一會。他突然拭淚。）喂，莠繁在哪裏？我在明天上船……我不願意不見她就走了……

西薩爾 戴士賚先生，我們同您一塊兒上去。

戴士賚 不，不，謝謝罷。我告訴了你們這話，我自己傷感起來……我想要獨自一人走幾步

……（走開。）

葛桑 嚶！絕交！……真的，她們因此死了也不是難事啊……

第六齣

西薩爾，葛桑。

西薩爾 好罷，好罷，你不要把這種思想放進腦裏去罷。親愛的，那小多勒並不是爲絕交而自殺的。我似乎看見她是一個悲哀的，不振作的人。她覺得活着無聊，隨便找一個自殺的題目……戴士賚太天真爛漫了，以爲她是爲他而死的……假使婦人們都因爲被拋棄而死，那麼，世上該沒有婦人存在了……呃！我不曉得比利居爾自從沒有了我之後變成怎樣了……但是我敢打賭——你要賭什麼都可以，她一定沒有死去。你須知，這一類的事情是不能對我敘述的。喂，你不要另一個例子當谷伯拜師拋棄了他的莫爾娜，預備結婚的時候，原是我從中調停，讓我說給你聽……直到結婚的那一天，莫爾娜還不知道。好日子的清晨，是一個八月十五……唉！我記得很清楚這日子……我把她領到沙威爾

去……說是谷伯拜師要來會合我們吃中飯……到了正午，恰是他跟着門衛走進教堂的時候，我掏出我的錶來，莊重地對寶拉說……——寶拉是她的小名——……「正午了，事情完了。」——「什麼事情？」——「他結婚了！」——「誰？」——「谷伯拜師。」——「劈拍！」——呀！親愛的好一頓耳光！於是昏暈呀，服還魂砂呀，睡床呀，找醫生呀，鬧個不了。這種事情好像決鬪一般，常常用得着一個醫生……我找了一個醫生來……在客棧的百步之外，大家哄嘈嘈的，一村的人都到了窗下。「呀！天啊，她自殺了！」——「呀！真的，自殺了！」……誰知她正倚着窗欄，高唱國歌，把三色國旗圍繞着身子呢……

葛桑（笑）——這是很滑稽的。

西薩爾 很滑稽，除了耳光不算……你看，好孩子，谷伯拜師的結合就是這般告終，其實世上男女的結合，十次之中有十二次是如此的……我不說一切都可以在一次告終……十年來的鏈條，總該費心些纜行。但是最厲害的已經完了……像你的事情一般……我想你的恐慌已經成了強弩之末……在她的書信裏頭已經有好些和緩忍耐的話頭了。

(他開始拆那信。)

葛桑 呀！請您不要給我看。

西薩爾 不要怕……只讓我看一看。(跳起來。)奇哉怪事！

葛桑 什麼事？

西薩爾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葛桑 叔父……

西薩爾 算她有胆量……

葛桑 究竟是什麼呀？……

西薩爾 她來了。(看那信。)
「今晚我離巴黎。」這是說昨晚……
阿維讓的公共馬車是

在五點鐘到了新府的……
沙弗該是已經到這裏來了。

葛桑 (變色，感動。) 我不願意見她……無論如何。

西薩爾 讓我去，我同她說。

葛桑 對了，對了，我要求您。

西薩爾 誰看見過這樣的人……這般地窮追人家好姑娘，請等一等，我要叫警察來趕你

出去……

葛桑 呀！叔父……

西薩爾 哪裏哪裏……我只隨便說說……你可以交託給我……好，你在這裏等候我……

……我即刻打發她走就是了……（從右方出）

第七齣

葛桑（獨自一人） 我分明曉得寄錢給她是惹她發怒的。現在她來了。既然我不愛她了，她還希望什麼？我畢竟還是自由的，我們並沒有簽訂合同。因為我們偶然相逢，我就該一輩子守着她嗎？……可憐的女子，這樣遠地跑來，不得看見我又走了！……這是何等殘忍！（走一步，又止。）對的，但是，如果我去，我敢斷定能夠再來嗎？……她要哀求，哭泣……我

能抵抗她的眼淚嗎？……天啊！天啊！（他頹喪地倒在板凳上。）

第八齣

葛蘭，
葛桑。

葛蘭（悄悄地走近他。） 約翰，您怎麼樣了？

葛桑（低聲。） 葛蘭（高聲。） 我嗎，沒有怎麼樣。

葛蘭 噯，請您把眼望着我…… 唉！不要做這眼色。這是您纔來的時候的不好眼色，意思是說：「這小女孩，她要什麼？我討厭她……」

葛桑 討厭您嗎？唉！親愛的！只有您在這裏的時候我纔覺得舒服…… 於是我的舊病消除了，我的愁懷頓釋，變為平和……

葛蘭 您分明曉得您很痛苦。我在第一天就看出來…… 約翰，您怎麼樣了？請告訴我罷……

葛桑 唉，不告訴您……

葛蘭 我到底是您的女友，許多年的女友……我瞻望我的生活的前途，我看見你，我只看

見你一人……

葛桑（嚇得一跳。） 只我一人嗎？

葛蘭 你們男子與女子們不同。你們常常分心，常常忘記。至於一個少女，從來不遇着什麼。現在我還像孩子時代，假使我有痛苦，我一定只告訴您一人……您爲什麼不像我一樣地做呢？

葛桑 那麼，請聽我說……我所受的痛苦，病源在乎靈魂的懦弱，一種無價值的慈悲心把靈魂弄得癱瘓了，弄得……唉，不行！我不能告訴您……請您不要問我罷。只請您把您那一隻可愛的小手放在我這一雙手裏。（握她的手。）我似乎覺得我一生的幸福都在我的掌握中了。

葛蘭 那麼，請您握得緊緊的，不要放鬆了。

葛桑 怎麼？永遠如此嗎，葛蘭？

葛蘭 永遠如此，如果您願意的話。

葛桑 那麼，您是愛我的了？

葛蘭 是的……最近我纔曉得……我想起您的時候，我自己也驚奇起來，我高聲地對我說：「唉！我愛他！我愛他……」我因此就曉得了。

第九齣

同上人物，西薩爾。

西薩爾（心煩意亂地入。）約翰。

葛桑（突然起立。）叔父？

西薩爾（瞥見葛蘭。）呀！你在這裏嗎，葛蘭？快上去找羨繁去罷。

葛蘭 爲什麼有什麼事發生了？

西薩爾 上面有客來……戴士賚先生……

葛蘭 呀！他來了？

西薩爾（不耐煩地。） 趕快去罷。等一會我們就來……去罷。

（葛蘭怔怔地望了葛桑一會，出。）

第十齣

同上人物，（只少了葛蘭。）

西薩爾（揉眼睛。） 呀！親愛的娃兒！

葛桑 您看見了她嗎？

西薩爾 我還不看見她嗎！我還因此哭了呢！何等的婦人……何等的聲調……這是一個女聖人，你相信我的話罷……

葛桑 但是，到底怎樣？

西薩爾 一切都完了，用不着耳光。不過她想要同你說話

葛桑 呀！不行！

西薩爾 一句話，你須知，只說一句話……我拒絕不了她……

葛桑（決斷地） 好的……她在哪裏？

西薩爾 她從葡萄田裏走來。

葛桑 這兒來嗎？……您怎麼不細想一想……

西薩爾 你不要管。我不是不懂事的。誰也看不見你們。你們與誰都相隔很遠。你的孀娘與

苾蘭同戴士賈在上面……讓我去會合他們，纏住他們，不教他們來擾你們。呃，她來了，我

不陪你了。（走開一步。）你相信得過你自己吧？千萬不可懦弱，不可糊塗！

葛桑 唉！叔父，您不要耽心。剛纔我還害怕……但是此刻我却硬撐起來了。

西薩爾（自語） 比我更硬撐些，當然（出）

第十一齣

樊尼，
葛桑。

（樊尼慢慢地走來，放眼四顧，瞥見葛桑，脚步加速，像要跑入他的懷裏，却在相隔一步的地方止步了。二人靜默地相視一會。）

樊尼 約翰，請你原諒我這一來。一個人不辭而別是不應該的。而且，當我想起你爲着吵鬧生氣走了，我十分傷心。

葛桑 生氣嗎？不……我們有過幸福的時期。我現在只回憶這些時期。

樊尼 你不怪我了嗎？真的嗎？

葛桑 真的。

樊尼 唉！你這人真好！我喜歡極了！我來的時候非常耽心……你肯給我休息一下子嗎？
（走到剛纔葛桑所坐的板凳上坐下。）

葛桑（連忙地。）是的，但是不要坐那裏。（溫和地。）坐這兒，您可以坐得舒服些。

樊尼 呀！你把我稱呼做「您」。（坐。）你須知，我疲倦了……你走了之後，我太痛苦了，不知哭了多少次。我不曉得我怎樣還在世上活着……你該是覺得我變了，老了。你想想：這一場破裂太可怕了，平地一聲雷，出乎意料之外……大家認識之後，互相擁抱地生活了許久之後，竟弄到這地步……沒良心的！

葛桑（打斷她的話頭。）您始終住在阿弗來城嗎？

樊尼 你要我到哪裏去呢？我對於什麼都沒有勇氣了。我住在那裏，像死了什麼人，或遭了火災似的。我天天只曉得哭着，等着，不知如何是好。有時候，在清晨……——這只說的是起初的時候，現在却不然了……——清晨我醒來的當兒，我很快活地說道：「今天他該來了……」爲什麼沒有什麼……只這樣起一個念頭……於是，我穿好了我那最漂亮的衣服，把我的頭髮梳成你所愛的樣子，把額角靠着玻璃窗，靜聽小路裏有沒有你的腳步的聲音，小花園的門鈴響不響。直到黃昏，直到太陽的最後一綫光芒消滅了之後……

……
唉！你想我瘋不瘋！

葛桑 您的父親呢？

樊尼 他走了；何特瑪夫婦不再來了，我只獨自一人。

葛桑 您不是有那孩子嗎？

樊尼 是的，我有那孩子。我恨他，一切都爲的是他。

葛桑 您應該住到巴黎去，冬天的鄉間太令人發愁了。

樊尼 唉！不，你讓我仍舊住那邊罷。我們的小屋子還剩有你的遺痕。再說，我到巴黎去幹甚

麼？我憎恨當年巴黎的生活，使你不與我親近……我不要過這生活了。我做過你的女人；

我誓必始終做你的人，永遠地保留你與我溫存的餘味。唉！沙菲還講貞操，滑稽得很，是不

是……所以，你想想看，這何等的活受罪！你不久要再到巴黎來了，假使我們二人都住巴

黎，而又不相見，這是多麼難堪？喂，你覺得你硬硬撐嗎？我呢，我儘管怎麼答應了你，我一定

不能夠，將來我天天只曉得在你的樓梯上盤桓……所以我覺得住那邊好些。我懂得我

們兩個人的生活太累了你了。許多事情傷了你，嚇怕了你……我不知不覺地把你往下拖……這一切我都知道，我的心肝……然而，不常常住在一起，倒不必就一輩子不相見啊。你不時來看我一看，給我一滴甘露好不好？你會來的，是不是？小屋裏只有我們二人，一定弄得很漂亮。這是我所要求你的一種恩惠……再救我一些時候……在你的頸上給我一個小位置……我的位置，在你抱我上樓的時候，你記得嗎，我的心肝？

葛桑 是的，我曉得，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溫和地掙脫身。）

樊尼（再接近他。） 爲什麼？

葛桑 假使我再來一次，我就走不了。

樊尼（和婉地。） 你以爲嗎？

葛桑（發作。） 不幸的，我們的鏈條繞頸，你還不够受嗎？這懷疑的，妒忌的，自尋煩惱的生活，你還想要嗎？我們只能互相給予痛苦，你不懂嗎？

樊尼（帶淚的聲音。） 但是我從來不會得罪過你。自从我認識你之後，我很誠懇地愛你，

我把整個的我歸屬於你，時時刻刻想要把我變成你的一種新快樂。

葛桑（咬牙地。） 過去的歷史呢？

樊尼 呀！這醜惡的歷史……這到底不是我的罪過……至少可以說：我要自求解脫不是

我的罪過……（作態。）

葛桑 不是你的罪過，也不是我的罪過。這是我們的不幸，我們相逢太晚了。

樊尼 但是，時間過去，一切事跡也就消滅了。

葛桑 是的，在何特瑪他們，禽獸的結合，談不起什麼愛情……但是，卑鄙的習慣與淫邪的風氣已經傳入他們的骨髓了。至於我們呢，讓我把我們的前途說給你聽……在東方有些地方，凡是婦人做了壞事的時候，人家把她活縫了，與一隻貓相連，都縫在新剝的牛皮裏。於是把這一個牛皮袋子拋在海濱，讓牠在太陽之下叫着跳着。那婦人學貓叫，那貓抓那婦人，貓與人互相咬嚼，同時，那牛皮給太陽晒硬了，把這苦戰沙場的兩位英雄收緊了。我們的生活正是這樣的……我從前不願意，現在更不願意。

樊尼 我呢，我不怕這個；爲你而痛苦，與你在一塊兒痛苦，還算是好事。

葛桑（變冷。） 再者，我們絕交，還有一個更強有力的理由……我回巴黎去只住幾天。我料不到人家已經委任我了。我就要啓程了。

樊尼 啓程嗎？

葛桑（難爲情。） 是的，伊都安，你記得嗎……他的位置本該由我接替的……

樊尼（就心地。） 怎麼樣？

葛桑 他病了，離開他的職務了。

樊尼 那麼怎樣？

葛桑（有幾分躊躇。） 那麼，既然該輪着我接替……

樊尼 够了，不要扯說……你不知道這些！實際上乃是你要結婚。許久以來，你家的人早已爲你經營了。他們生怕我再要了你，以致你不能到外國去染奎扶斯症或黃熱病……好了，現在他們滿意了，你也滿意那小姐，我想。不懂世故的孩子，你相信世上有天真爛漫的

少女。你這一次回家，爲的是向她獻殷勤，是不是？這是你們所謂採白菊，不是嗎？（作苦笑。）
哈哈！伊都安！伊都安！……不怕笑煞人！……（捏拳向他的面。）扯謊鬼！卑鄙的小人扯謊鬼！

葛桑 好好，辱罵我罷……這麼一來，我更愛你些……你不像好情好意的時候那麼危險

……
樊尼（跪下。）不，不，這不是真的，我的心肝……我瘋狂了，我太傷心了……於是胡說

亂道……你不走吧，是不是？我們的關係始終沒有完，是不是？

葛桑 不完了。（他想要站起來，她迫他再坐，挨近他的面前，摟抱他，用眼假他，用口氣吹他，用手撫他的臉，髮，嘴等處，像小孩一般地溫存。）

樊尼 不，你不要說這話，等一等，讓我愛你。將來你會後悔的。你相信還有第二個女人像我一般地愛你嗎？是的，是的，你啓程也可以，結婚也可以，不過請你遲些。你有的是時間。你的年紀很輕；我呢，我不久就完了，那時節，我們可以很自然地分離。但是，在未到那時節以前，

我們的賞心樂事還沒有享受盡。兩年的光陰算什麼？請你記起，當初我們是何等幸福……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還可以像從前一樣哩。喂！你掉轉頭去了，你不回答我了。唉！我希望一睡不醒，這一切都算一場春夢。

葛桑 住口，住口……你使我心中難受。

樊尼 施恩罷！放出慈悲心來罷！我愛你，我有的只是你……你是我的愛神，你是我的生命，請你不要拋棄了我……你看，這可憐的女子在你的心窩上睡了幾年，你想要她變成怎樣？色衰了，憔悴了，怪不得你拋棄了我……但是，請你看一看我這一塊眼淚浸皺了的臉皮……我現在要求於你的，不是要你的愛情，只要你的慈悲心。我好比你的小狗，牠愛你，你可以打牠，牠至死也只盡忠於你……

葛桑 噯呀……這是不得不然的……你該加上些理智罷。

樊尼 唉！你看，他竟這樣說！他竟硬撐起來了。完了……他不愛我了……現在一切都變為黑暗了。我完了。救命啊！救命啊！（她倒跌在地，同時太陽也下山。她疲弱無力，不發一言，有

的只是嗚咽與啼哭的聲音，或像小孩般歎氣。不時吐出一個「唉！」聲暗而長，好像對着一件可怕的東西，驅逐了牠又再來似的。）

第十二齣

同上人物，西薩爾，戴士賚。

西薩爾（在黑暗裏，與戴士賚上前。） 約翰……你們在哪裏？

葛桑 請把她領走罷！請把她領走罷！我不能夠了。

戴士賚（俯身向樊尼。） 好孩子，起來罷……扳着我的臂膀罷。

樊尼（長吁成爲抽瘋。） 請您把我拉走，很遠，很遠……唉！……約翰！我的約翰！

（戴士賚扶她去了，同時，約翰在西薩爾的懷裏哽咽。）

第五幕

佈景：——同第三幕，是獵人的聚會所改成的。然而家具撤去了一半，沒有窗帷。——地上有一個行李箱，一個旅行提篋，好些紙匣子，好些繩綁着的包裹，預備啓程。——衣櫥開着，空無所有。——那大火櫥裏的幾塊炭快成灰燼。——由後方的門望去，或由那些小方格子的高大窗子——從前有美麗的窗帷的窗子望去，可以看見冬天的慘澹的風景：花園冷得發抖了，樹林剝得精光，白雪佈滿大地。——樊尼作旅行的裝束，站在火櫥旁邊，正在把那旅行提篋扣緊。——何特瑪夫人，頭纏着花紗的纏頭布，腳穿着木履，坐在安樂椅上。——法朗新穿着木鞋，正在掃階。

第一齣

樊尼，
何特瑪夫人，
法朗新。

樊尼（把提篋放在行李箱上。）好，一切都預備好了。（呼喚。）法朗新！

法朗新（把掃帚放下。）夫人？

樊尼 您不會忘記的，是不是剩下來的幾件家具，那床，那安樂椅，那桌子，都交慢郵。

法朗新 好的，夫人。還有那些行李箱呢？

樊尼 行李箱跟着我走。請您去通知車站的人。（法朗新出，她又呼喚。）還有那招貼呢？

法朗新 唉！今早我已經張貼了。不過，這樣的天氣，有誰在這裏經過？只有老鴉可以看見罷了。（她出時，把後方的門關上。）

第二齣

樊尼，
何特瑪夫人。

何特瑪夫人 喂，主意打定了嗎？您要走了嗎？

樊尼 我走了。

何特瑪夫人 用不着問您到哪裏去……約翰先生寫了信給您，於是您要找他去了。

樊尼 約翰嗎？唉，不是的，這完了。半個月沒有消息了。他不再想起我了。您有什麼法子？我不能用繩子把他綁住啊。這少年，他趕他的前程，這是他有道理，我沒有惱他的權利。

何特瑪夫人（站起來，交叉着手。）然而，請您承認您是一個奇怪的人罷……你有的總

是新奇可怪的事情……自從您由南方回來之後，天天只垂頭喪氣！人家好不容易阻擋您做糊塗事！您記得前天那一幕戲劇嗎？在半夜的時候，那小左賽夫來找我們，說：「救命啊！你們快來，米寧要死了！」哭喊呀，流淚呀，找鴉片藥酒呀，鬧個不了……假使沒有我們，報紙上的雜聞欄又增加了一項消息了……何特瑪先生不會喜歡這個的，因為他很憎恨人家在報紙上宣傳！今天又變花樣了……人家不哭了，人家動身，對於最相好的鄰人，也不留一個地址。

樊尼 是的，不錯……我是一個奇怪的人……我自己也不認識我自己……許多事物驅

使我；我伸着手臂，不知不覺地向前走……我一生都是這樣做。

何特瑪夫人 不錯，不錯，您是多情的人……但是浪漫的生活只是一個時期……應該止步；「天主啊，應該替換，」像……古人所說的話。假使我處在您的地位，我一定設想到休息，真的休息乃是結婚……同一個好男子訂一輩子的租約。這男子，您不必要他比您強，您嫁他，他一定感激您；像您這樣美的婦人……

樊尼（聳肩。） 一個好男子不會娶我的。

何特瑪夫人 喂！我呢？……難道何特瑪先生不……

樊尼 當初何特瑪先生也許不知道吧？

何特瑪夫人 哪裏！他知道得很清楚。不過他會體貼人情，能夠忘記了而已。

樊尼 至於我呢，我是忘記不了的。我做過什麼人，人家時刻同我說起。現在我永遠回憶過去的歷史了。

何特瑪夫人 您請不要說罷！先說，親愛的，婦女有一種可寶貴的天資，乃是絕對地缺少了

記憶力。她們只顧眼前，不向前望，不向後望……再說，您不曉得，婚姻這事情……好像把海綿在青石磚上一揩！所以我……噓！女僕來了！

第三齣

同上人物，法朗新。

法朗新（啼淚地。）夫人，車站的人在半點鐘後就來了。

樊尼 法朗新，您怎麼樣了？

法朗新 失了這樣好的女主人，是何等不幸的事啊……從今天早上到現在，我只曉得哭

……

樊尼 好孩子，不要傷心……您可以在本地地方找得一個位置……我已經關照了何特瑪夫人一聲。她差不多決意要您了。

何特瑪夫人 只一層，性情上却是一個問題。唉！在這上頭，何特瑪先生……（向法朗新。）

總之，您可以去看我們，我們大家再商量。（向樊尼。）好，告別了，神秘的女子……將來您不肯給我們通訊（樊尼微笑。）因為我十分愛您，您走了，我就沒有朋友了。至於何特瑪先生，他倒不在乎……他愛的是休養，你們這些事件把他煩擾不少！此後他可以安享鄉村的樂趣，平安地穿他那雙靴子了。（轉身走向樊尼所從入的門。）告別了，告別了，乖乖！（她一面走，一面低唱）

「我們的船快離開這海岸了。」

唉！我不曉得何時再得見您了。」

第四齣

法朗新（獨自一人，據着戲台的中央。）

何特瑪夫婦！何特瑪夫婦！他們能合我的脾胃嗎？

不錯，這裏也有好些時候沒有什麼樂趣了。這有什麼關係？夫人是多麼好！至於那邊他們兩位，講他們的道德性情……我呢，我只愛笑，沒有……（上階打掃，向外張望。）呃？有人

停腳看我門的招貼了……也許他要租房子……請進，雀兒！價錢不貴，地方又舒服（指室中陳設。）尤其是在這時候。呀！他進來了，他打定主意要租了。（驚叫一聲。）奇了！好像

是……這是不可能的！

第五齣

葛桑，
法朗新。

（葛桑驚惶地入，注視法朗新，與行李箱，以及室中不整齊的陳設。）

葛桑 有什麼事發生了？她在哪裏？

法朗新 好！真是……

葛桑 說呀！

法朗新 這事情！（跑向臥房，房門關着。）夫人……

樊尼的聲音 什麼？

葛桑 樊尼！（心裏輕鬆，長吁。）呀！

法朗新 先生來了。

樊尼的聲音 是哪一位先生？

第六齣

同上人物，樊尼。

（樊尼開門。手裏一頂小帽，臂上一件狐裘外套。）

樊尼（吃驚。） 怎麼……是您？

法朗新 真是意料不到！（樊尼示意叫她出出。）

葛桑（雙手按胸。） 呀！我吃驚不小……門外有了招貼，屋子是打開的……我以為有了

大禍事了。

樊尼 禍事嗎？

葛桑 是的……那小多勒的歷史印入我的腦筋，永不退去……但是我曉得你不曾像她
把事情看得如此悲慘的。

樊尼 你錯了，約翰；我會經要死，却死不了。人家阻止了我，我的手也發抖。也許是恐怕變醜
了的緣故……唉！那小阿麗絲怎能有這勇氣呢？

葛桑 你要走了？搬家了嗎？

樊尼 是的……您同我說過……

葛桑 現在却是你把我稱呼做「您」了，是不是？

樊尼 你同我說過，說我住鄉下太孤單了。冬天很冷……

葛桑 你沒有那孩子了嗎？

樊尼 是的……人家來找他去了。

葛桑 誰？

樊尼（把聲音放低，游移地。） 他的父親。

葛桑（也低聲。）呀！那麼，他是從……

樊尼 他得了救了。我以為你知道……

葛桑（暴怒。）我嗎？我管那先生的事嗎？……那麼，他出了監牢，到來看你，把他的兒子領去了，是不是他們到哪裏去？

樊尼 到摩爾汪他的故鄉去。

葛桑（不好氣地。）你呢，你要去會合他……唉！好一場滑稽劇……我把那邊一切的希望都斷絕了，愁腸寸斷地回到這裏來，心中時時刻刻有一種幻象糾纏，怕你死了……嚶！請你說良心話。他什麼時候來找他的兒子？

樊尼 昨天。

葛桑 什麼時候走了的？

樊尼 今天早上……昨夜天下雪……他在這椅子上過夜……

葛桑 你扯謊……他不是椅子上過夜的。（指臥房。）在那邊……你的臥房裏。

樊尼 不是的，約翰，我可以同你賭咒……再者，是又怎麼樣！難道我曉得你會再來嗎？我求你也求够了……哭也哭够了……沒有再見你的希望了，又沒有志氣，不敢自殺，我就亂做一場，有什麼相干？

葛桑（發怒，吃吃地。） 監牢裏的好腳色……你只覺得這個好……呀！賤人！（舉手向她，像要把她打成粉碎。）

樊尼（突前攬他的頸，暗聲地表示她的快樂與勝利。） 我的心肝，我的心肝，你還愛我哩！……不錯，不錯……你愛我，不要辯駁了……你這一來，爲的是可憐我，這是我所曉得的；但是此刻你的眼神裏所表現的不是慈悲心，却是愛情，我敢斷定。（長時間的擁抱。）

葛桑（靜默了一會，掙脫。） 那麼……我們怎麼辦？

樊尼 由你打主意。

葛桑 我已經打定主意了。巴西有一個領事的缺……我要請求任命，就把你領去……我們在一禮拜內就啓程。這些行李箱子都用不着解開。

樊尼 你的婚姻呢？

葛桑 你不要說罷……你分明知道：縱使我結了婚，將來我還是來找你的。你要我像菩提一樣成家嗎？好了罷！我雖則墮落，還沒有到這地步……再者，我為什麼結婚呢？二人共同的生活的樂趣都完了；我已經同你享盡了。

樊尼（半晌，吸一支香煙。）可憐的孩兒……你所說的國家遠不遠？

葛桑 很遠……在南美洲……你遲疑嗎？

樊尼 你為什麼說這話？

葛桑 因為你那香煙。你吸煙，事情就糟了……這可見你思索些什麼。

樊尼（把香煙拋棄。）不是的。我只想那不幸的，他在等候我。

葛桑 他在哪裏？

樊尼 在巴黎……他要清理些事務……我們本該一塊兒動身。

葛桑 你應該寫信給他，說你不能去，說你改變意見了。（咬牙。）如果他不喜歡……

樊尼 唉！你放心，他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他整夜只倚着我的肩痛哭……（低聲。）你沒有什麼好生氣的。

葛桑 快寫信……叫人送去。（坐在火樹上。）

樊尼 你冷了……讓我替你生火……我的心肝，取暖罷……你的肚子不餓嗎？我可以在櫃子裏找出許多東西給你吃……

葛桑 不，謝謝你。（打寒戰。）這火真好！昨夜在火車上過了一夜，今天奔波許久，心裏無限感觸……我辛苦極了！

樊尼 你休息一下子好不好？

葛桑 不……你先寫信再說。

樊尼 我就寫……你在這安樂椅上等我，這椅子是從你的故鄉來的，你記得嗎？你很小的時候已經在這上頭睡中覺了……（她把椅子移近，強他坐下。）這樣……好……等一等，你這樣更舒服些。

葛桑（躺下。）不要走……讓我再枕着你的手臂一會兒……呀！我實在沒有精神了……

……（半睡半醒地，低聲。）寫信……

樊尼 是的，等一會就寫……睡罷，睡罷……（她看見他睡着了，她站起來，去找她的香煙，吸上一支，站在火櫥前沈思，撩起她的衣裳，把一隻腳烘火。她在香煙氤氳裏沈思了許久，毅然把香煙拋棄了，拿了吸墨板與墨水，坐在行李箱上，迅筆疾書，低聲唸道：）「唉！不，約翰，我不去。這是太風狂的一件事，我沒有這勇氣。可憐的愛人，要做這種事情，第一是要有青春，而我年紀大了；否則就要有盲目的狂熱的愛情，而你我兩方面都沒有這個。假使是幾天以前，我沒有什麼好說的。你只寫一個字到來，我可以跟隨你到天涯去……」（注視他。）因為我曾經熱狂地愛過你……當我與你分離之後，曾經受了生平未受的痛苦……然而你須知，這麼一種愛情是漸用漸少的……現在我可不能了。你已經使我太生活了，太痛苦了；我到了極點了！在這情形之下我想起這長途的旅行與生活的變遷，都令我害怕。」

葛桑（朦朧地。） 樊尼……寫信……給福拉孟。

樊尼（寫唸。） 「請你不要以為我爲的是這不幸的男子。我對他，像對你，像對其他的衆人，都完了，都破裂了……然而，剩有這孩子，我少不了他，是他逗引我到他父親身邊……可憐的愛人，我同你說過的，我太愛人家了，却給人家拋棄……現在我需要人家愛我，溫存我。這一個，他決不會看見我的臉上的皺紋與頭上的白髮；他現在有意娶我，如果他真的同我結了婚，却是我施恩於他。請你比一比……千萬不要胡鬧，不要尋找我……你不會找得着我的……現在你自由了，好好地享福罷……回你的家裏結婚去罷……你再也聽不見我的消息了……告別了！」（寫完了，把那信放在椅子上，很當眼。此時，門開，法朗新引着一個搬行李的工人入。）

第七齣

同上人物，
法朗新，
搬行李的工人。

樊尼（站着，指葛桑。） 噓！（她躊躇一會兒；把手向行李箱一指，毅然下命令）搬去罷！（那工人由法朗新幫助着，把行李箱與許多包裹搬走，他們一聲不響地出去了。於是樊尼連忙披上了外套，戴上了帽子，回身把那信加上了數句，高聲唸道：）「一個吻，最後的，在頸上，我的心肝。」（她向葛桑望了最後一眼，匆匆地從後方的門出，把門掩上。台下看見她在鄉村的殘雪上漸去漸遠，幕閉時，葛桑仍舊熟睡未醒。）

十九年十月十日譯完